

十六國春秋

一  
函  
十二冊  
函

後趙錄四

春秋卷第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弘

石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謹自守受經于杜嘏誦律于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于是使劉徵任潘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爲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使領開府辟召後鎮鄴勒僭位立爲太子虛襟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中書令徐光曰大雅情情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

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中山王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左僕射程遐言于勒曰中山王勇悍機略羣臣莫及觀其志度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兼以專征歲久威振內外性又殘賊安忍無賴諸子竝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少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冲幼宜任彊輔中山王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當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也卿正恐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爾吾亦當參卿于顧命勿過懼也遐泣曰臣所慮者至公陛下乃以私計拒之豈明主開襟納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王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不可以親義期也仗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效陛下酬

其父子恩榮亦已足矣而志願無極魏任司馬懿父子終于鼎祚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瓜葛于東宮臣而不竭言于陛下更誰言之陛下若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是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王常切齒于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將爲家禍當爲安國寔家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他日光復乘間言于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內而陛下神色若有不怡者何也勒曰今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于丹陽吾恐後世謂吾不應符籙不以吾爲受命之主每一思之不覺見于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爲正朔帝王劉備

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據江東豈有虧魏  
美陛下包括二都平蕩八州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立德李氏  
亦猶孫權帝王之統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爾  
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所向輒克天下皆言其英武亞于  
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父子竝據權位  
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于東宮侍讌有輕皇  
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社必生荆  
棘此腹心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  
虎執太子弘使臨軒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邃將兵入  
宮宿衛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自陳劣弱不堪重寄乃讓位  
于虎虎曰君薨而世子立理之常也臣安敢奸之弘涕泣固

讓虎怒曰若其不堪重任天下自當有大義何足預論遂以  
晉咸和八年逼立之大赦改元曰延熙文武百僚進位一等  
誅程遐徐光八月弘策拜虎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  
魏郡等十三郡爲國總攝百揆虎僞固讓久乃受命赦其境  
內殊死已下立妻鄭氏爲魏王后子遂爲魏太子加使持節  
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尙書事次子宣爲使持  
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爲前鋒將軍司隸校  
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鑒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爲章武  
王勒文武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閒任虎之府僚舊昵悉署臺  
省禁要更命太子宫曰崇訓宮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  
勒宮人美淑及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丞相府署鎮軍

將軍夔安領左僕射尙書郭殷爲右僕射劉氏與彭城王堪  
密謀堪請出兗州據廩邱挾南陽王恢爲盟主宣太后詔討  
虎事洩虎多殺堪徵恢還襄國因廢劉氏尋逼殺之尊弘母  
程氏爲皇太后冬十月河東王生鎮關中朗鎮洛陽起兵于  
二鎮以討丞相虎生自稱秦州刺史遣使降晉虎畱子邃守  
襄國統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城潰獲朗別而斬之進攻長  
安以挺爲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涉瓚部眾二  
萬爲前鋒拒之生統大軍繼發次于蒲阪權與挺戰于潼關  
敗績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死虎退奔澠池枕屍三百餘  
里鮮卑密通于虎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阪不知挺已死懼  
單馬奔長安郭權復收眾三千與鎮西將軍越騎校尉石廣

相持于渭汭生遂去長安潛于雞頭山將軍蔣英據長安拒  
守虎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遂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  
徙秦州華戎十餘萬戶于關東生部下斬生以降權奔隴右  
虎分遣諸將屯于汧隴遣將軍麻秋討蒲洪洪率戶二萬迎  
降虎拜洪光烈將軍護羌校尉洪至長安說虎宜徙關中豪  
傑及氐羌內實京師虎從之徙雍秦民及氐羌十餘萬戶于  
關東以洪爲龍驤將軍流民都督使居枋頭以羌帥姚弋仲  
爲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使帥其眾徙居清河之攝頭虎還  
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魏臺一如魏武輔漢故事十二月郭  
權以生敗據上邽歸晉

延熙二年春正月晉成帝詔以郭權爲鎮

一作征

西將軍秦

一作



雍

州刺史于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起兵應之弘鎮西將軍石廣復與權戰敗績三月虎遣將軍郭敖及子章武王斌等率步騎四萬討權于郿次于華陰夏四月上邽豪族殺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諸郡南羌氏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人陳良夫奔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簿句大等侵擾北地馮翊與章武王斌相持樂安王韜等率騎掎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馬蘭山郭敖等乘勝追擊懸車深入爲羌所敗死者十有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虎聞而大怒遣使殺郭敖秦王宏頗有怨言虎幽之于別室冬十月弘自齋璽綬親詣魏宮諭禪位之意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耶弘流涕還宮對太后程氏曰

先帝種真無復遺矣于是尙書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  
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不可以君臨天下一作君便當廢之

萬國

便當廢之

何禪讓也十一月遣郭殷持節入宮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  
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庸昧不堪纂承大統願慙羣后此  
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羣臣皆詣魏  
臺請進虎曰皇帝者盛德之稱非所敢當且可稱居攝趙天  
王遂以晉咸康元年幽弘及太后程氏并秦王宏南陽王恢  
于崇訓宮未幾密遣人賊殺之是時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稱  
疾不賀虎累馳召之及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  
英雄奈何把臂受托而返奪之耶虎曰吾豈樂此哉顧海陽  
年少恐不能了家事故代之爾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

之罪也弘在位二年時年二十二

春秋卷第十四

後趙錄五

春秋卷第十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虎上

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胥邪父曰寇覓寇覓有四子虎第四勒父昌朱幼而子之故或謂之爲勒弟也年六七歲有善相者遇之于路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晉永興中與勒相失永嘉五年劉琨送勒母王氏及虎于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遊蕩無度能左右射尤善彈數彈人爲軍中患勒怒之白母王氏曰此兒兇暴無度一作頓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之勒母曰健犢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鞭汎駕然後能負重致遠且當小忍勿便殺也一云快牛爲犢子小

時多能破車爲復小忍勿却之

至年十八稍檢攝恭謹嚴重愛士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便弓馬勇冠當時至于降城陷壘不復別斷善惡坑斬士女鮮有遺類勒雖屢加誨責而行意自若然御眾甚嚴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信彌隆委以專征之任所在立功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性尤酷虐所爲無道軍中有勇幹策畧與己齊者因獵戲輒以事害之前後所殺甚眾勒之居襄國劉聰以虎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食邑三千戶勒卽大單于趙王位署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加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稱尊號授太尉守尙書令進封中山王食邑萬戶虎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卽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己而更以授其子

弘乃深恨之私謂其子遂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  
以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  
定秦雍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當  
以授我今乃以與黃吻小一作婢兒每一憶此令人氣塞不能  
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畱種也

建武元年春正月虎廢勒子弘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虎下  
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任重故俛從推逼朕聞道合  
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稱一作聞且

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于是大赦境內殊死已下  
改元建武以夔安爲侍中太尉守尙書令郭殷爲司空韓晞  
爲左僕射魏槩馮莫張崇曹顯爲尙書申鍾爲侍中郎闔爲

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令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子遂爲太子虎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于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癭陶之柳鄉立停駕縣又分司州之河南河東弘農滎陽兗州之陳留東燕爲洛州又改陳留郡爲建昌郡屬洛州虎諱言勒呼馬勒曰轡羅勒曰香茱時徐州從事蘭陵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晉虎遣將軍王朗討之

一作擊

縱奔淮南虎荒淫廢政外耽營繕使太子遂省可尙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鸛雀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修之倍于常度夏四月癸卯虎率眾南遊至臨江而還有游騎十餘疋至歷陽歷陽太守袁耽甚懼表聞于晉不言騎多少京師大震遣司徒王導加大司馬假黃鉞都

督征討諸軍事以禦之癸丑晉帝觀兵于廣莫門分命諸將遣將軍劉仕救厯陽平西將軍趙盾屯慈湖龍驤將軍路永戍牛渚建武將軍王允之戍蕪湖司空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帥眾衛京師俄聞趙騎至少又退向東陽戊午解嚴遂以桓宣爲都督江河前鋒征討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虎後遣征虜將軍石遇率騎七千渡沔寇中廬圍桓宣于襄國輔國左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愨期等率荊州之眾來援屯于章山遇三面爲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攻守二旬遇軍饑疫不克而還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陷沒者八千餘人詔以宣爲都督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諸軍事梁州刺史毛寶



爲征虜將軍戍邾城虎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  
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滔于安攻琅邪費縣俘獲數  
千人虎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  
隨時價輸水次倉秋八月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穀價騰  
貴銀一斤值米二斗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  
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鶴雀臺成賜匠各有差九  
月虎遷都鄴宮尙書請太常告廟虎曰古者將舉大事必告  
宗廟而不列社稷尙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  
稷從之時自去年至九月十一月不雨及入鄴宮澍雨周洽  
虎大悅赦殊死已下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輅軒王公郊  
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節乘輅軒冬十月羌

薄句大猶保險未服遣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討平之虎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修者貶其守宰而還是年奉天竺佛圖澄於鄴城

建武二年春正月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簾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虎大悅爲之赦二歲刑賚百姓穀帛百官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事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于選舉銓爲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承爲揆法選舉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施行之其著

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冬十一月索頭  
郁鞠率眾三萬來降虎署郁鞠等十三人爲親通趙王皆封  
列侯散其部眾于冀青等六州時眾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  
久旱穀貫百姓饑饉野無生草金一斤值米二斗銀一兩一作  
斤值肉一斤流亡死者十有六七百姓嗷然無所生賴或掘  
野鼠捕蟄鷲而食之虎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採橡一作捕  
魚以濟老弱而復爲權豪所侵人無所得又料殷富之家配  
饑人以食之公卿已下出穀以助賑給姦吏因之侵奪無已

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先是孟津河東去鄴城五里有濟  
北郡穀城縣穀城山是黃石公所葬處有人登此山見崩土  
中有文石石文鮮明詣鄴獻之使採取以治宮殿遂免穀城

令以不奏聞故也。虎大起宮殿于鄴，都遂于鄴。西文昌故殿處造東西大武二殿，採穀城山文石爲基，一基下五百武，直宿衛，屈柱，跌瓦，悉鑄銅爲之，金漆圖飾焉。又徙長安雒陽銅人置諸宮前，以華其國城之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爲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又建九華宮，以三三爲位，謂之九華。

沈約詩曰徘徊

九華宮卽此宮也

北建逍遙樓，東北建披雲樓，城門上建玳瑁樓，純

用金銀裝飾，懸五色珠簾，白玉鈎帶，內有瑜石牀，以玳瑁爲龜甲文，鋪以十色錦繡，故名玳瑁樓。其大武殿懸紫綬于梁柱，綴玉璧于綬，又造東西宮，鄴宮南面三門，西鳳陽門，高二十五丈，上有層樓向陽，安金鳳凰二頭于其上，鎮之，其頭高一丈六尺，東城上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謂之鏘天北城。

上有齊午樓超出羣榭孤高特立其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  
飾表以塼百步一樓凡諸宮殿門臺隅雉皆加觀榭層疊疊  
宇飛檐拂雲圖以丹青色以輕素門窗戶宇朱柱白壁未到  
鄴城六七十里遙望茗亭便見此門巍若仙居鄴城東門石  
橋有兩石柱製作精妙柱側悉鏤雲炬上作蟠螭甚有形勢  
信爲巧工大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一作甃下穿  
伏室置衛士五百人于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  
皆以漆灌瓦金鍤銀楹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于大武殿前  
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清雅  
盛夏之時登高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以日繼夜于  
樓下開馬埒射場周迴四百步皆文石丹沙及彩畫于埒旁

聚金玉錢貝之寶以賞百戲四廂置錦幔屋柱皆隱起爲龍  
鳳百獸之形雕琢眾玉以飾楹柱夜中往往有光明集諸羌  
氏于樓上或時亢旱春雜寶異香爲屑使數百人于樓上吹  
散之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可盛數百斛酒使胡人于樓  
上喫酒風至望之如露名曰粘雨臺引以灑塵樓上戲笑之  
聲音震鄴中又造梁馬臺一名笑馬臺一名戲馬臺一名閱  
馬臺在城中漳水之南約次爲臺基高五丈列觀其上虎常  
于此臺練簡騎卒武牙宿將雲騰黑稍騎五千每月朔晦閱  
馬于此臺虎每講武于其下升觀以望之乃于漳水之南張  
幟鳴鼓列騎星羅虎登臺射髀箭一發

五字水經作  
放鳴鏑之矢

五千騎

一時奔走從漳水之南齊至于臺下隊督以下皆有班賚虎

又射一箭五千騎又一時奔走至于漳水之北其五千流散攢促若數萬人騎皆以黑稍從事故以黑稍爲號又以介羽漆砂卽名鬪雞臺以鬪雞爲戲其北有臨漳宮東有永樂宮西有黎園宮東南有赤橋宮西北有紫陌宮又有御龍宣武凌霄如意四觀皆虎遊獵燕息之所又有聖壽堂用玉珂八百具抱柱丁香末以塗壁胡桃油以塗瓦垂金鈴萬餘箇若微風至則聲聞十餘里又于銅雀臺更增二丈立一屋連棟接檐彌覆其上盤迴隔之名曰命子窟又于屋上起五層樓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丈又作銅雀于樓巔舒翼若飛南列金雀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間北曰井冰臺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冬月藏冰三伏之

日以冰賜大臣及藏石墨石墨可書又燃之難盡亦謂之石炭又有粟窖及監以備不虞今窖上猶有石銘存焉又起靈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選百官州郡民女以充之又于正會殿南面臨軒殿上施白玉牀流蘇帳皆竊擬禮制整法服冠通天佩玉璽立衣纁裳畫日月火龍黼黻華蟲粉米改車服著遠遊冠臨軒大會著丹紗袍獵著金縷合歡袴改虎頭鞞囊爲龍頭鞞囊又改直盪冠爲龍騰冠以絳幘于襄國又作金華殿殿前有白龍蹲作金龍于東廂西向龍口又安玉盤受玉十斛又安金博山蟬翼單紗裏服天曉行禮公執圭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一如舊禮充庭車馬四月八日九龍銜水浴太子之象大武殿前溝水注之浴時溝中先安銅龍



以疏其水相去六七步注之斷水又安銅龜飲穢水出後腳  
下入諸公主第溝水亦出建春門又有皇后浴室三間徘徊  
側宇櫺櫺隱起雕彩刻鏤極盡粲麗室中臨池上有石牀別  
爲浴臺有四時浴室皆用瑜石玳瑁爲堤岸或以琥珀車渠  
爲瓶杓夏則引外溝水以納于池池中皆以紗縠爲囊盛百  
雜香漬于水底或用葛爲囊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  
重數十斤燒如火色投于水中則池水恒溫引浴室中名曰  
焦龍溫池又用文錦步障縈蔽浴所與宮人寵嬖者解媠服  
宴戲彌于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浴罷洩水于宮外水流之所  
名溫香渠渠外之人爭來汲取得升合以歸其家人莫不怡  
悅浴室中種二長生樹枝條交于棟上團團作車蓋形冬日

不凋葉大如掌至八九月乃生華花色白子赤大如椽子不  
中啖也世人謂之西王母長生樹又安槃帶十斛于二樹之

間冬月施蜀

一作熟

錦流蘇斗帳又用明光錦以白縑爲裏名

曰複帳帳之四角安純金銀鑿鏤香爐焚以百和香安金蓮  
花以冠帳頂帳之四面皆作十二章相采色燿爛又作沈一作

流蘇帳帳頂亦安金蓮花花中懸金薄織成統囊裏受三升

以沈香注帳之四面上有十二香囊彩色亦同又安純金龍  
頭銜五色沈蘇或用黃縑博山文錦或用紫縑及大小明光  
錦大約春秋施錦帳表以五色絲爲袂帳夏用單紗羅或綦  
文單羅或縠文羅爲單帳織錦羅在中尙方三署皆數百人  
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

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葡萄文錦班文錦鳳凰錦朱雀錦韜  
文錦桃核文錦其御麝有豹頭文麝鹿子麝花麝或青綈或  
白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或蜀綈工巧百數不可盡名又  
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此一扇之名也薄打純金如蟬翼  
二面彩漆圖書列仙奇異鳥獸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五  
寸隨扇大小雲母帖其中細縷縫其際雖掩盡而彩色明徹  
看之如謂可取故名莫難也虎出時常以此扇挾乘輿或用  
象牙及桃枝扇其上或作綠沈色或作木蘭色或作紫紺色  
或作鬱金色又作金銀鈕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文人義士  
仙人禽獸之像讚者皆三十二言高施則八尺下施則四尺  
或施六尺隨意所欲高下文駕有金銀輦雲母輦數百乘皇

后出乘嵩輅或乘文武玉輅或乘朱漆臥輦以雲母代紗中外四梁皆通徹明亮虎正會上御食遊槃兩重皆金銀叅帶百二十醜雕飾竝同其叅帶之間朱英盡微如被髮近看乃得見動遊帶則員轉也御牀獨方三丈其餘牀皆局腳高下六尺後宮別妾房中有小形玉牀又有轉開牀以射鳥獸其作褥周三丈用錦緣之作席以錦雜以五香施以五彩綫編蒲皮緣之名五彩席所以祭天御坐几悉雕漆畫皆爲五彩色又有三人臺及宮內中鏡有徑二三尺者純金蟠龍雕飾又有大小鏡二萬餘枚又爲曲鏡又以胡粉和椒塗壁名曰椒房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

史之虛實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斬正會置三十部女鼓吹三十步輶置一部一部十二人皆在平閣上去地丈餘又置女尙書官屬皆著紫袴佩玉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侔正會殿前作樂高絙龍魚鳳凰安息五案之屬莫不畢備額上緣幢至上鳥飛左回右轉又以幢著口齒上亦如之設馬車立木幢其車上長二尺幢頭安兩水伎兒各坐木一頭或高飛高一作鳥或倒掛又依伎兒作獼猴之形走馬上或在脇或在頭或在尾馬走如故名爲猿騎有二銅駝如馬形長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二尺脊如馬鞍在中陽門外夾道相向銅鐘四枚如鐸形高二丈八尺大面廣一丈二尺小面廣七尺或作蛟龍或作鳥獸繞其上又宮伎數千人盡著皂

構頭著神弁如今之禮賢冠也虎左右置直衛萬人皆著五色細鎧光曜奪目虎與皇后出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冬日皆著紫綸巾織熟錦袴腰中皆著金銀鏤帶手持雌黃宛轉角弓脚著五彩織成鞞隨時遊于戲馬臺

一作觀

虎與皇后在

臺上有詔書以五色紙著鳳凰口中鳳旣銜詔侍人放數百丈絰繩轆轤迴轉狀若飛翔飛下端門鳳以木作之五色文身脚皆用金每年三月三日虎及皇后會公主妃主名家婦女無不畢出臨水施設帳幔車服燦爛走馬步射飲宴終日又令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絙繳上下虎試而悅之正會殿庭中端門外及闔闔門前設百二十枚燈以鐵爲之高皆一丈六尺是年魏

烈帝諱翳

出居於鄴虎奉第宅伎妾奴婢什物

建武三年春正月庚辰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虎上  
皇帝尊號安等方入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虎惡之  
腰斬成公段于閭闔門辛巳虎依殷周之制稱大趙天王初  
虎衣袞冕將祀南郊照一大鏡不見其首乃大恐怖遂不敢  
稱皇帝自貶爲王至是又僭稱大趙天王卽位于南郊大赦  
境内殊死已下追尊祖荀邪爲武皇帝父寇覓爲太宗孝皇  
帝立后鄭氏爲天王皇后太子邃爲天王皇太子諸子爲王  
者皆貶封郡公宗室爲王者降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  
原徙人有一一作十五百餘戶叛入黑羌武鄉長城徙人韓強獲  
立玉璽方四寸七分龜鈕金文詣鄴獻之拜強騎都尉復其

一門使人採藥于華山上得玉版一枚其色黑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虎以爲應符之兆大悅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立龜者水之精也玉者古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虎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慙然非所望也其亟止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中書令王波上立璽頌以美之虎以石弘時造此璽強遇而獻之太子邃既總百揆淫虐無道河間公宣樂安公韜皆有寵于虎邃疾之如讐虎又荒耽內遊威刑失度遂以事爲可呈呈之虎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恚曰何以不呈誚責笞捶月



至再三遂甚恨之秋七月遂潛謀爲逆乃稱疾不視事

詳具  
遂傳

虎聞遂有疾欲往視之先遣所親任女尙書往察遂呼前與語抽劍擊之虎聞大怒收中庶子李顏等誅之幽遂于東宮廢爲庶人其夜殺遂并其妃張氏及男女二十六人合一棺埋之宮臣支黨二百餘人皆伏誅廢遂母鄭氏爲東海太妃立河間公宣爲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爲天王皇后冬十一月乙丑太白犯歲星于營室是年虎將李穆率騎五千送魏烈帝于大甯其故部落多歸附之國人復奉烈帝爲代王城盛樂而居之以其弟昭成帝

什翼  
犍

爲質于趙

建武四年春正月虎將伐鮮卑段遼于遼西募有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會遼遣從弟段屈雲襲幽州幽州刺史

李孟退奔易京虎以桃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度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爲龍驤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爲前鋒以伐段遼三月進次金臺支雄前驅入薊段遼所署漁陽太守馬鮑代相張牧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竝率眾來降北平相陽裕帥其民千餘家登燕山以自固雄攻安次斬其部大人那樓奇遼懼率妻子宗族豪大千餘家棄令支奔密雲山遼左長史劉羣右長史盧諶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虎遣將軍郭泰麻秋等帥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保于平崗遣子乞特眞送表獻名馬虎納之遂入令支遷其戶二萬餘于雍司兗豫四州士大夫之有才行者皆擢敘之

先是北單于乙回爲鮮卑敵那所逐既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敵那破之復立乙回而還虎入遼宮論功封賞將士各有差陽裕詣軍門降卽拜北平太守夏四月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虎陳遼宜伐請盡眾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虎以皝不會兵攻遼而自專其利謀將伐之佛圖澄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虎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眾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虎怒鞭之出爲肥如長虎遣使四出招誘民夷燕成周内史崔燾居就令游泓武原内史一作令史常霸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宋晃等皆應之凡得三十六城戊子進逼棘城不拔壬辰引退皝遣子恪率胡騎三

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虎大驚棄甲逃

遁惟游擊將軍石

一作冉

閔一軍獨全于是召趙攬復爲太史

令虎還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因謁石勒墓朝其羣

臣于襄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

俘徧于丞郎以劉羣

一作臺

爲中書令盧湛爲中書侍郎蒲洪

以功拜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將軍封西平郡公石

閔言于虎曰蒲洪雄俊驍果其諸子竝非常才宜密除之虎

不納待之愈厚虎謀伐昌黎遣度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眾

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

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驪使典農中郎將

王典率眾萬餘屯田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謀擊燕掠

緣海諸縣所在殺戮五月使太子宜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六月冀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坐守宰虎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所致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己之義耶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欲妄陷無辜所以重吾之責也可白衣領司隸加子司徒韜金鉦黃鉞鑿輅九旒虎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日歸率眾戍長安二歸告鎮西將軍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虎大怒追廣至鄴殺之冬十二月段遼自密雲山遣使詐降虎信之使征東將軍麻秋率眾三萬百里郊迎敕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乃以尚書左丞陽裕遼之故臣使爲秋司馬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

要之可以得志。黜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于密雲山，大敗秋于三藏口，死者十六七。秋步走得免，陽裕爲燕所執，虎聞秋敗，驚怒，方食吐哺，削秋官爵。是時百姓因佛圖澄，率多奉佛，皆營造寺廟，削髮出家。虎以真僞雜揉，多往愆過，乃下書問中書令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閭里小人，無爵秩者，應得事佛與否？又沙門皆應高潔，真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眾，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真僞。中書著作郎王度等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饗。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往者漢明感夢，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

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享祭殊禮華夏  
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漢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  
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眾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  
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  
虎以澄故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  
宜奉朕生自北鄙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于饗祀應從本俗  
佛是戎神所行兼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允無虧何  
拘前代其夷趙百姓有舍于淫祀樂事佛者悉聽爲道士于  
是慢戒之徒囚之以勵是年魏烈帝疾病命諸大人迎昭成  
立之旣卒諸大人梁蓋等以新有大故昭成在遠來未可必  
比至之間恐生變亂宜立長君以鎮眾望而烈帝次弟屈剛

猛多詐不如屈弟孤寬和仁厚乃相與殺屈而立孤孤曰吾  
兄居長自應繼立吾安可越次而居大業乃自詣鄴奉迎昭  
成請身畱爲質虎義而俱遣之



春秋卷第十五終

後趙錄六

春秋卷第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虎中

建武五年春正月虎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  
小學博士于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虎以吏部選舉斥外省  
德而勢門童幼多爲美官免郎中魏奐一作象爲庶人夏四月

辛未晉征西將軍庾亮遣參軍趙松擊巴郡江陽獲蜀將李  
闓黃桓等又欲率眾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河爲伐  
趙之規帝下其議時晉咸康五年也丞相王導請許之太尉  
郗鑒以爲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曰時有否泰道  
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

高祖受黜于巴漢忍辱于平城也若爭強于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原始要終期于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于羗里故道泰于牧野句踐見屈于會稽故威伸于強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尙強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胡之強弱胡之強弱在虎之能否虎之能否可得而言也

一作矣

自勒初起虎常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

中原境土所據同于魏世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悉欲誅之虎獨起于眾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

內外竝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寸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  
假令不能者爲之其濟乎將不濟也胡前攻襄陽而不能拔  
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于理安  
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  
虎之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爾賊一作胡前攻之爭疆場爾得  
之爲喜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于是何者

重鎮也名將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渡實有席  
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虎必率其精兵身來  
拒戰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  
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虎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  
猛將關中精兵今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

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比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于前倍半之舉也昔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峻而以沔水禦虎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偪于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于外老弱穫于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惟據沔北方之于今四分之一爾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崤函虎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旣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于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

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爾尙未論道路之虜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若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勢異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恐非廟勝之算也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亮弟懌時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魏興遣牙門霍佐迎將士妻子佐驅三百餘口奔降于虎燕復遣別將來攻遼西虎以石成爲鎮遠將軍帥積弩將軍呼延晃建威將軍張支等擊之晃支爲燕所殺俘獲數千家而去秋七月虎以太子宣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八月以夔安爲征討大都督統石鑒

石閔李農張貉

一作張賀  
度下同

李菟五將軍帥步騎五萬寇荆楊

北鄙九月石閔敗晉師于沔陰殺將軍蔡懷夔安李農攻陷

沔南太子宣將朱保敗晉師于白石殺將軍鄭豹談玄郝莊

隨相蔡熊等五人張貉攻邾城敗晉征虜將軍毛寶于邾西

寶求救于庾亮亮以城固不時遣軍邾城遂陷死者萬餘人

西陽太守樊峻與毛寶率左右突圍出走赴江溺死夔安進

據胡亭因寇江夏晉義陽將軍黃沖歷陽太守鄭進以郡迎

降安等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拒戰安敗失首虜五千餘

級乃潛師而退遂掠漢東擁七萬餘家遷于幽冀是時豪戚

侵恣賄託公行虎患之乃擢殿中御史李巨

一作李宸爲御史中

丞特加親任自此百僚震懾州郡肅清虎曰朕嘗謂良臣如

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李巨是也賞賜甚厚巨竟以疾卒鎮遠將軍王擢表雍秦二州族望自東徙一作已

來遂在戍役之所

例一作

旣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

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一同華族

華族一作舊族

隨才銓敘思欲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爲例冬十月以撫軍將軍李農爲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農率眾三萬與征北大將軍張舉攻燕凡城虎以遼西迫近燕境數遭攻襲乃徙其民于冀州之南十二月丁丑太保桃豹卒

建武六年春二月虎將石成與慕容皝戰于遼西大敗引歸夏六月大旱白虹經天自正月至六月不雨虎遣太子宣詣



臨漳滏口祈之久而不降乃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  
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  
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  
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前以豐國澠池二治初建徙刑  
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遂爲恒法致起怨聲自今犯罪流徒  
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又命  
佛圖澄自行祈雨俄有白龍降于祈所其日澍雨方數千里  
是年大收秋七月虎遺漢主李壽書欲與之連兵入寇約中  
分江南九月尙書令夔安卒虎將討慕容皝命司冀青徐幽  
并雍七州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  
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于樂安城以

供一作備軍征之用

一作調

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於兗豫雍

洛四州之地自幽州以東至白狼大興屯田以國內馬少悉括取民馬有敢私匿者腰斬凡收百姓馬四萬餘疋以入于公虎僭位之後有所調用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行不得其人按爲令僕之責尙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尙書劉真以爲失銓考之體上書言之虎怒責主者加真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虎如宛陽大閱于曜武場冬十月慕容皝襲幽冀幽州刺史石光擁兵數萬閉城不出皝入自蠕螭塞戍將當道者皆斬之直抵薊城進破武遂津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畧三萬餘家而去光坐慙弱徵還賜徵士辛謚几杖衣服穀五百斛敕平原爲起甲第是月挹婁國一名肅慎氏遣使通貢虎召其

使而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  
所在故重譯來云初李壽將李閔自晉來奔壽致書請之題  
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  
今李閔以死自誓若得返魂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  
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坐定梁益若有前卻不過失一亡命  
之夫爾于趙何損壽旣號竝日月跨僭一方今以制詔與之  
彼必酬反取誚戎裔不若直書答之因請以挹婁國所獻楛  
矢石弩遺壽曰使其知我能服遐荒也虎從之于是遣閔歸  
報備物以酬之閔旣至蜀漢李壽欲誇其境內下詔曰羯使  
來庭貢其方物虎聞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領職虎以秦公  
韜爲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尙書奏事專決刑賞不復啓

白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假人所以防微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不當豫政庶人遂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鮮不階禍周有子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虎不從涼州牧張駿憚虎之盛遣別駕馬詵來朝虎初大悅及覽其表辭頗蹇傲由是大怒欲斬詵侍中石璞諫止之

詳具璞傳

建武七年冬十月匈奴劉務桓入貢虎以務桓爲平北將軍左賢王遣橫海將軍王華帥舟師自海道襲燕安平破之又遣北中郎將始築盧奴小城興起北榭立宮造殿

建武八年夏四月虎志在窮兵以國內馬少乃下令禁民畜

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疋以入公府秋七月虎大興  
宮室自襄國起閣道至鄴二百里中四十里輒一宮有一夫  
人侍婢數十黃門宿衛虎下輦卽止凡虎所起內外大小行  
宮夾道樹榆盛暑之月人行其下冬十二月作臺觀行宮四  
十餘所又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鄴城東七里  
赤橋之宮敕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具并朔秦雍嚴西討之  
資青冀幽州爲東征之計皆三五發卒諸州軍造甲者五十  
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猛獸所食者三分居一兼  
之公侯牧宰競興私利侵擾黎元庶民失業得農桑者十室  
而三貝邱人李弘因眾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姦黨署  
置百僚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馳獵無度晨出夜歸又

多輕行躬察作所侍中韋諛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冥讚  
萬無所慮者也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游罹葛陂  
之酷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爲先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  
行斤斧之間猝有狂夫之變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  
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營建宮室未始不以三農之隙所以  
不奪農時也今或盛功於耘藝之辰或煩役于收穫之月頓  
斃盈途怨聲塞路誠非聖仁所忍爲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  
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識慙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  
所宜哀覽虎善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秦公韜  
有寵于虎太子宣惡之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尙書專總兵權

一作要欲求媚于宣因說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

以壯儲威宣悅其言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是以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嫌隙漸深矣遣征北將軍張舉自雁門討索頭郁鞠尅之課責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諸役調有不辦者皆以斬論將圖江表百姓窮窘率多鬻子以充軍須猶不能給乃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會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西北石虎一作獸一夕忽移於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虎大悅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東南者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天命不可違其敕諸州兵明年悉

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奉天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  
人時妖怪尤多上黨孟門上有神人之象坐于山上三日而  
去遣使以太牢祀之武鄉送雄虎變爲雌產一狼子卽噬虎  
腦而殺之後三日狼子亦死石然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  
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  
餘大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聖賢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  
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帔彷彿微出虎大惡秘而不  
言佛圖澄對之流涕

建武九年夏五月虎帥眾伐慕容皝爲皝所敗時晉建元元  
年也秋七月晉都督江荆等諸軍事庾翼以滅胡取蜀爲己  
任遣使東約慕容皝西約張駿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惟



車騎將軍庾冰意與之同而桓溫等贊成之至是詔議經畧  
中原翼欲悉眾北伐表桓宣督諸軍趨丹水溫爲前鋒水督  
帥眾入臨淮竝爲所統虎汝南太守戴開帥數千人奔降丁  
丑康帝詔曰慕容皝摧殄羯寇乃云死沒八萬餘人將自其  
天亡之始也中原之事宜加籌量且戴開已帥部黨歸順宜  
加慰勞又檄石虎文曰石勒因釁前覆舊京窮凶極逆僞號  
累祀百姓受灰沒之酷王室有黍離之哀不爲少康之隆孰  
能祀夏不有宣王之興誰克舊物羯帥石虎僭襲凶葉負恃  
其眾陸梁河朔每念頰之士懷仁抱義食膽飲血罹其禍酷  
心存倒懸而力不能奮今遣使持節荊州刺史亭都侯翼高  
旗連雲組練映日運孫吳之籌按尙父之畧莫不張膽咀鐵

人思自奮以此眾戰其猶烈火之燔秋蓬衡颺之掃落葉也  
八月太白犯歲星歲星在軫虎遣宣遠將軍劉宣攻武都狄  
道陷之太子宣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  
令申扁有寵于虎宣亦昵之扁聰辨明斷專掌機密之任虎  
既不省奏案太子宣荒酒內淫秦公韜沈湎好獵生殺拜除  
皆扁所決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  
而拜惟侍中鄭系王謙常侍盧諶崔約等十餘人與之抗禮  
虎又取州郡吏馬一萬四千餘疋以配曜武關將馬主皆復  
一年九月宇文逸豆歸執送段遼弟蘭來降并獻駿馬萬疋  
虎命蘭帥所部鮮卑五千人屯令支冬十二月虎以平西將  
軍張伏都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擊涼州

張駿伏都濟河與駿將謝艾戰于河西大敗而還虎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秘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宮大司馬幽州牧燕公斌淫酒荒獵常懸管而入所聚羣凶因以肆虐征北將軍張賀度嚴衛馳白之虎遣尙書張離持節召斌鞭之三百免

官歸第

建武十年春正月虎饗羣臣于太武前殿有白雁數百翔集馬道之南虎命射之皆不獲時諸州兵集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密言于虎曰白雁集庭宮室將空之象也不宜南行虎信之乃臨宣武觀大閱而解嚴復以燕公斌爲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尙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左右衛上東

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祿大夫位在左右  
光祿上置鎮位將軍位在車騎將軍上二月遣使徵天水楊  
軻軻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養徒從數百常食麤飲水衣  
褐緼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疏賓異客音旨未嘗交  
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  
人投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固辭不受  
曜亦敬而不逼遂隱于隴山勒旣禽曜秦人東徙軻留長安  
至是虎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不應親駕往視亦高臥不起  
迫之乃發旣見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于永昌乙第有司以軻  
倨傲請從大不敬論虎不從下書任軻所向軻在永昌虎每  
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歎其有深致

虎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錫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臥土牀覆以布被裸寢其中下無茵褥穎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瞋目不答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頹然無驚怒之狀于是咸以爲焦光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虎送以安車蒲輪蠲十戶供之自歸秦州教授不絕其後秦州兵亂軻弟子以牛負軻西奔爲戍軍追禽遂爲所害夏四月涼州牧張駿遣將張瓘攻王擢於三文城擢敗奔還太子宣淫虐日甚莫敢以告領軍將軍王朗言于虎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于漳水功役數萬士眾吁嗟陛下因

出遊罷之虎如其言宜知朗所爲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  
守房太史令趙攬承宣旨言于虎曰昴者趙之分也熒惑所  
在其主惡之房爲天子其殃不小宜以貴臣姓王者當之虎  
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于王領軍也虎意惜朗且  
猜之曰更言其次攬無以對因曰其次惟中書監王波爾虎  
乃下詔追波前議楛矢事腰斬之并其三子投尸漳水以厭  
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爲侯平北將軍  
尹農攻燕凡城不克而還黜爲庶人時大旱自正月不雨至  
六月又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而滅虎  
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爲首化以仁惠爲  
先一作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

朝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役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三方而中年以來變眚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于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獎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卿勵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羣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于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于是閉鳳陽門惟元日乃開立二時于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徵梓潼五郡來降冬十一月虎初起河橋于靈昌津上採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流去工五百餘萬而橋經年不成虎如靈昌津親閱作工遣散騎侍郎崔收沈璧于河明日所沈之璧流于渚上波蕩上岸地震水涌樓臺殿觀莫不傾壞

壓死者百餘人虎恚甚遂斬工匠罷作而還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眈眈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于兄弟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遂有寵于宣頗預朝政公卿已下憚珍側目

建武十一年春正月虎子義陽公鑿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鑿文武有長髮者輒拔爲冠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之虎大怒以右僕射張離爲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察之信然徵鑿還鄴收松下廷尉以樂平公苞代鎮長安二月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一作四城長安未央宮虎性好獵後體壯大不堪乘馬跨鞍乃遣司農中



郎將費霸帥工匠四千于東平罍山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格獸車四千乘立三級行樓二層于其上其車使二十人昇之如今之步輦上安徘徊曲蓋當坐處施轉關若射鳥獸直有所向關隨身而轉虎善射矢不虛發克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數千里爲獵場使御史監司其中禽獸民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民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之間民無寔志矣又發豫荆兗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內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爲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

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于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脇之率多自殺太子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虎臨軒簡第諸女大悅以使者爲能封十二人皆爲列侯自初發至鄴誅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荆楚揚徐之民流叛畧盡宰守坐不能懷綏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遙明因侍切諫虎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爲祿仕而已秋八月晉豫州刺史路永以郡來降虎署爲征西將軍屯于壽春冬十二月以冠軍將軍姚弋仲爲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使征東將軍鄧恆將兵數萬屯樂安治攻具爲取燕之計是歲晉梁州刺史桓宣伐虎將李羆軍次丹水爲虎

所敗

春秋卷第十六終  
美  
八  
誠  
者  
八  
千  
爲  
元

春秋卷第十六終

美

八  
誠  
者  
八  
千  
爲  
元

後趙錄七

春秋卷第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虎下

建武十二年夏五月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譖軌不修道路訕謗朝政虎怒囚之冠軍將軍蒲洪諫曰臣聞聖王之御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瓊臺一作榭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賢刳孕故其亡也忽焉今陛下既有襄國鄴宮足康帝宇又修長安洛陽宮殿將何以用之盤于田游耽于女色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忍爲獵車于乘環數千里以養禽獸奪人妻女十餘萬口以盈後宮聖帝明王

之所爲固若是乎尙書朱軌納言大臣今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德政失和陰陽災沴天降霖雨七日乃霽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塗潦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願止作徒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副眾望虎省之不悅憚其強直寢而不納弗之罪也爲之停長安洛陽作役于是立私議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以下朝會昃目吉凶之問自此而絕不敢復相過從談語六月將軍王擢擊張重華襲武衛執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又使涼州刺史麻秋征西將軍張伏都一作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冲降之重華遣中堅將軍謝艾將步騎五千來拒秋敗奔還是年虎晝寢

永安宮夢羣羊從東北負魚而來鄴東北土高丈餘木斗滿其上寤而問佛圖澄澄曰此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

建武十三年春正月虎率三公九卿躬耕籍田于桑梓苑鄴城南地多桑梓因以築之故名桑梓苑苑有臨漳宮三月三日及始蠶之日虎率皇后及夫人採桑于此虎后杜氏祠先蠶于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夏四月遣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以中書監石宣爲征西將軍率司并州兵二萬餘人爲秋後繼涼將宋秦等率戶二萬來降河湟間氏羌十餘萬落與張據相首尾麻秋憚之不進涼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秋軍後秋退涼將謝艾乘勝追擊將軍杜勳魚沒死之宣軍士三千餘人秋單馬奔大夏尋與石宣進次曲柳劉宣王

擢進攻始興武街重華使將軍牛旋楊康等來禦與宐戰于沙阜宐等敗績引還金城秋七月虎復遣征西將軍張伏都將軍劉渾率步騎二萬會秋等長驅濟河以擊重華遂城長最重華大懼復遣謝艾帥眾來拒八月戊午秋逆戰敗績退歸金城九月地震天裂七丈又雨血于鄴城廣十餘里虎貪而無禮既據十州之地聚斂金帛及外國所獻珍異府庫財物不可勝紀猶自以爲不足悉發前代帝王及先賢陵墓取其寶貨鄴邯城西石子岡上有趙簡子墓虎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爲器時沙門吳進言于虎曰胡運

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使尙書張郡

一作羣又

作麟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

一作塘于鄴北廣長數十里又因沙門言以五月發五百里內

男女六十一作千萬人重修芳林園至八月天暴雨雪雪深三

尺大寒行旅作役凍死者數千人太史奏作役非時天降此

變虎乃誅尙書令宋一作朱軌以塞天災又于華林苑中于金

堤上作兩銅龍相向吐水以注天泉池通御溝中又種名果

奇花民間有名果虎作蝦蟆車四圍掘根面去一丈深一丈

合土載之植之無不生又有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九月生華

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棗亦三子一尺勾鼻桃重

二斤半春李冬花春熟安石榴子大如椀蓋其味不酸趙攬

十六國春秋卷十七 後趙七



申鍾石璞等上疏言天文錯亂蒼生彫敝及因引見又面諫辭旨甚切虎大怒曰使苑牆朝成吾夕沒無恨矣促張郡使燃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爲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獻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玄武池中俄化爲龜故或又名玄武池以此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昌柱調之以駕芝蓋大朝會列之于殿庭又鑿北城引水于芳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是時虎在鄴有一妖馬尾有燒狀入中央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佛圖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秋九月命太子宣出祈福于山川因行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

于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  
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爾宣馳逐終夕所在陳列行  
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禽獸至暮皆集行宮文武跪立  
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  
嬖姬顯德美人乘輶車一作輦臨觀嬉娛忘反獸盡而止或獸  
有屏一作逆逸當坐守者有爵則奪馬步驅一日無爵則鞭  
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士卒饑凍死者萬有餘人宣弓  
馬衣食皆號爲御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  
五郡資儲皆無子遺虎復命秦公韜出自并州遊于秦雍亦  
如之宣數惡韜秉政終有代己之意是行也嫉之彌甚宦者  
趙生得幸于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于是相圖之計起

矣冬十月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于河陝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枹罕護軍李逵率眾七千來降自河以南氏羌始皆來

附

建武十四年夏四月秦公韜有寵于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猶豫未決宣嘗忤旨虎怒曰悔不立韜也韜由是益驕五月熒惑入婁犯填星占者以爲災在趙兵大起國有喪六月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見之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幸力士鉅鹿楊杯及牟皮牟成趙生等曰韜凶豎悖逆敢違我如是汝等能殺之者吾西入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親臨喪吾因行大事無不濟矣杯等許諾秋七月宣將殺韜

乃先詣寺與佛圖澄同坐塔上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宜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及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爾虎夢龍飛西南自天落地旦而召澄問之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屠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行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易語云六情所受悉皆是賊耄但使少者不憚憚卽好爾自此以後澄便寓言不復彰顯八月社日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爲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沒後分爲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

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與僚屬讌于東明觀樂奏  
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爲  
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泣然流涕左右莫  
不歔歔因宿于佛寺中宣遣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十餘人  
夜緣獼猴梯而入斫殺韜于精舍置其刀箭而去且日宣奏  
之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農諫曰害秦  
公者未知何人恐在蕭牆之內慮生非常鑿輿不宜輕出虎  
以佛圖澄先誠乃止遂嚴兵發哀于大武殿宣乘素車從千  
人往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觀尸大笑而去收大將  
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殺韜欲召之  
懼其不入乃詐言其母杜氏哀過危憊宣不謂見疑入朝中

宮因而留之建興人史科知其謀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  
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  
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閣中杯不見也科尋  
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  
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

一云敗乃事矣科踰牆獲免虎馳

使收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皆亡去執趙生詰之生具首服  
虎悲怒彌甚幽宣于席庫以鐵環穿其頤而鑱之作數斗木  
槽和以羹飯以豬狗法令食之取殺韜刀箭砥其上血哀號  
之聲震動宮殿佛圖澄諫曰宣韜皆陛下之子今爲韜殺宣  
是重禍也陛下若含怒加慈者福祚猶長尙有六十餘歲如  
必誅之宜當爲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乃積柴于鄴北樹

標其上標末置轆轤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于標所使韜  
所幸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于柴積郝  
稚以繩貫其領轆轤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  
傷四面縱火烟炎際天虎築中臺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  
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二十九人  
宣少子年纔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虎欲赦  
之大臣不聽遂于抱中取而殺之兒挽虎衣大叫至于帶絕  
時人莫不爲之流涕虎因此發病廢其母杜氏爲庶人誅其  
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滂其  
東宮以養豬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  
常侍趙攬言于虎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殺韜虎疑其

知而不告亦誅之貴嬪柳氏尙書者之女也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于宣亦殺之虎追念其姿色復納者少女于芳林園九月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彭城公遵竝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虎曰卿言正合吾意戎昭將軍張豺曰燕公母賤又嘗有過彭城公母前以太子事廢之今復立之恐不能無微恨陛下宜審思之初虎之破上邽也張豺獲劉曜幼女安定公主年十二有殊色納于虎虎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豺以虎年長多疾欲立世爲嗣冀劉氏爲太后已得輔政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儲宮其母皆出自娼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虎再與羣臣議于東堂曰吾



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爲專生惡子兒年二十餘輒欲  
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與張舉李農定議  
敕公卿上疏請立世爲太子大司農曹莫不肯署名虎使張  
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故不敢署名虎曰莫  
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意矣可令諭之遂立世  
爲皇太子以昭儀爲皇后召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嘏謂之曰  
煩卿傅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爲太傅嘏  
爲少傅冬十月虎使符健寇竟陵十一月享羣臣于太武前  
殿佛圖澄殿上褰衣而行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  
衣虎令發石下而視之有棘子生焉冉閔小字棘奴  
故澄言及之十二月  
辛巳大雨霖虎問佛圖澄澄曰其爲我乎至戊子而澄卒是

年造刀一口長五尺銘曰皇帝石氏隸書

太寧元年春正月虎疾瘳遂以晉永和五年僭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內改元太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爵爲王以尙書張良爲右僕射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謫戍涼州行達雍城不在赦例敕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使之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眾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人頡獨鹿微告戍者戍者皆踴躍大呼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眾攻拔下辨逼張茂爲大都督大司馬載以輜車安西將軍劉寧自安定擊之爲犢所敗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以當十雖無兵甲所在掠民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

奔潰戍卒皆隨之比至長安眾已十萬樂平王苞時鎮長安  
盡銳拒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趣洛陽虎遣李農爲  
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將軍張賀度征西將軍張良征  
虜將軍石閔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農等大敗又戰  
于洛陽又敗退壁成皋犢遂東掠滎陽陳留諸郡虎大懼以  
燕王斌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帥精騎一萬統冠軍大將  
軍姚弋仲車騎將軍蒲洪等討之弋仲將輕騎八千餘人至  
鄴求見虎時寢疾未之見也引入領軍省賜以己所御食弋  
仲怒曰國家有賊召我擊之官當見我面授方畧破賊而以  
食食我我來覓食耶且主上不見我我何以知其存亡也欲  
引還虎力疾見之弋仲讓虎曰兒死愁耶何爲而病兒幼時

不擇善人教之使至于爲逆旣爲逆而誅之又何愁焉且汝  
久病所立幼兒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賊也犢  
等窮困思歸相聚爲盜所過殘暴何所能至老羌爲汝一舉  
了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于坐授使  
持節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乃  
被鎧跨馬于中庭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與斌等擊犢于  
滎陽大破之斬犢首而還盡滅其餘黨虎命弋仲劍履上殿  
入朝不趨進封平西郡公蒲洪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都督秦雍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進封畧陽郡公二月  
晉征北大將軍褚裒使部將王龕來伐拔其沛郡獲將軍支  
重始平人馬昂起兵于洛氏葛谷自稱將軍樂平王苞攻滅

之誅三千餘家熒惑犯積尸又犯昴月熒惑北犯河鼓洛陽

一作濟陽

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山硤上夜忽鳴喚聲聞三十里

遣人打落兩耳及尾以鐵釘釘四腳夏四月乙卯虎病甚以彭城王遵爲大將軍鎮關右燕王斌爲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爲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竝受遺詔輔政劉后惡斌輔政恐不利于太子與張豺謀去之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官歸第尋復使豺弟雄矯詔殺之乙丑彭城王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涕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問遵至未左右答曰去已久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西閣龍騰中郎三百餘人列拜于前虎曰何所求也皆曰聖體不安宜令燕王入宿衛典禁兵

一作兵馬

或言乞以爲皇太子

虎不知斌之已廢責曰燕王不在內耶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戊辰劉后矯詔以豺爲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加千兵百騎如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吾無爲豫之仰藥而死己巳虎薨于金華殿及遵僭立葬于顯原陵僞諡武皇帝廟號太祖虎以晉咸康元年僭位至晉太和五年死在位十五年

春秋卷第十七終

後趙錄八

春秋卷第十八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世

石世字大業虎之幼子劉曜幼女安定公主所生也宣等被殺張豺勸立之虎死卽僞位尊母劉氏爲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進張豺爲丞相豺辭不受請以彭城王遵義陽王鑒爲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太尉張舉謀誅司空李農舉素與農善密以豺謀告之農懼將騎百餘奔廣宗帥乞活數萬家堡上白劉氏使張舉統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爲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司隸校尉以爲已副鄴中羣盜大起迭相劫掠彭城王遵先鎮關右至是聞喪屯于河內



時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大將軍蒲洪安西將軍劉奭征虜將軍石閔武衛將軍王鸞宣西將軍王午立義將軍段勤及石榮王鐵等討梁犢還遇遵于李城共說遵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以殿下爲嗣但以末年惛惑爲張豺所誤今女主臨朝奸臣用事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殿下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倒戈開門以迎殿下者耶遵從之五月遵自李城舉兵還趣鄴洛州刺史劉國等率洛陽之眾往會之傳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丙戌遵次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爲前鋒都督豺將出拒之耆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爲張豺守城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亦率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

氏懼召張豺入對之流涕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至此今皇嗣冲幼託之將軍將軍將若之何欲加遵重官能彌之乎

一云可彌否

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云唯唯劉氏乃下令

以遵爲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部委以阿衡之任己丑遵北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庚寅遵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太武前殿擗踴盡哀退如東閣斬豺于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僞讓至三羣臣敦勸乃受之僭卽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以下罷上白之圍辛卯封世爲譙王邑萬戶待以不臣之禮廢太后劉氏爲太妃尋皆殺之世立凡三十三日

石遵

石遵字大祗虎第九子也初封齊王虎僭立改封彭城王虎  
死世嗣僞位遵廢世自立尊母鄭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  
皇后故燕王斌子衍爲皇太子大司馬義陽王鑿爲侍中太  
傅沛王沖爲太保樂平王苞爲大司馬汝陰王琨爲大將軍  
武興公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尙書事輔政  
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之如初遵立七日甲午鄴中暴風  
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水火俱下災太武暉華殿及宮內  
府庫至于閭闔諸門觀閣蕩然無餘乘輿服御燒者大半光  
燄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乙未雨血周遍鄴城時沛王  
沖鎮薊聞遵殺世自立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

而殺之罪逆莫大其敕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于是留宐北將軍沐堅戍幽州帥眾五萬自薊南下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至常山眾餘十萬軍次苑鄉遇遵赦書冲謂左右曰皆吾弟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冲將陳暹曰彭城篡弒自尊爲罪大矣王雖北旆臣將南轅俟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乃復進遵馳遣王擢以書喻冲冲弗聽遵假武興公閔黃鉞金鉦與司空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冲兵大敗獲冲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是月遵遣中黃門竺昌蒲請道安入華林園廣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國運衰危乃西適牽牛山六月晉征西大將軍桓温聞趙之亂出屯安祿遣諸將經營河北遵楊州刺史王

一六國春秋卷一八  
三  
淡舉壽春歸晉秋七月晉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卽  
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  
師裒重陳前所遣前鋒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  
後遣督護麋疑進軍下邳賊卽奔潰疑率所領據其城池今  
宜速發以成聲勢于是除裒征討大都督率眾三萬徑進彭  
城使西中郎將陳達進據壽春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  
裒撫納之甚得其歡心又遣督護王龕伐沛獲遵僞相支重  
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義請援遵以  
李農一作李菟爲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拒之裒遣王龕李邁領  
銳卒三千來迎龕等違裒節度軍次代阪爲農所敗李邁死  
之士卒死傷大半龕執節不撓尋亦被害裒遂不能進八月

退屯廣陵陳達聞之懼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樂平王苞時  
鎮長安謀帥關右之眾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  
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帥知其無成竝  
馳使告晉晉梁州刺史司馬勳率眾赴之仇池公楊初襲破  
西城九月勳出駱谷破遵長城戍壁于懸鉤去長安二百餘  
里遣治中劉煥攻長安斬京兆太守劉秀離又拔賀城三輔  
豪傑多殺太守令長以應勳凡三十餘壁眾五萬人苞乃輟  
攻鄴之圍使其將麻秋姚國等率騎拒勳遵遣車騎將軍王  
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勳爲名因劫苞送鄴勳以兵少未能  
自固畏朗不敢進冬十月遵將石遇攻宛陷之執南陽太守  
郭啓司馬勳釋懸鉤復攻拔宛殺遵南陽太守袁景退還梁

州初遵之發李城也謂武興公閔曰努力事成當以爾爲儲  
貳旣而立太子衍閔甚失望自以勳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  
而不任閔素驍勇屢立戰功夷夏宿將皆畏憚之旣爲都督  
總內外兵機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萬餘人皆奏  
爲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宮女樹已之恩遵弗之猜  
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眾咸怨怒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  
王鸞勸遵稍奪閔兵機閔益恨望準等咸勸誅之十一月丙  
辰遵召義陽王鑒樂平王苞汝陰王琨淮南王昭入議于鄭  
太后前曰閔不臣之迹漸著今欲誅之如何鑒等皆曰宜然  
太后曰李城還兵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何可遽殺也  
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司空李農及右衛將軍

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彥周成率甲士三千人執遵于南臺如意觀遵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尙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遂殺之于琨華殿并誅鄭太后張皇后及太子衍上光祿大夫張斐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等遵在位一百八十三日

### 石鑒

石鑒字大朗

一作郎

遵之兄虎第三子也初封義陽王殺遵自

立年號青龍大赦殊死以下以武興公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司空李農爲大司馬並錄尙書事張舉爲太尉郎闔爲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爲尙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爲中書監鑒使樂平王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攻閔及農于



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鑿恐閔爲變僞若不知者夜斬松才于西中華門并誅苞新興王祗虎之子也時鎮襄國與姚弋仲蒲洪等通和連兵移檄中外欲共誅閔農鑿遣汝陰王琨爲大都督與太尉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人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啟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皆殺之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人伏于胡天亦欲誅閔農鑿在中臺伏都帥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鑿以攻之鑿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閔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欲嚴率衛士討之謹先啟知鑿曰卿是功臣好爲官陳力朕從臺上觀卿勿慮無報也于是伏都銖等率眾攻閔農不克屯于鳳陽門閔農率眾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鑿懼閔農

殺已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  
攻斬伏都等伏都有膂力善尺牘自鳳陽門至琨華橫尸相  
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諸夷敢稱兵杖者斬胡人或斬關或  
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閔使尙書王朗一作簡少府王鬱帥眾

數千守鑿于御龍觀懸食以給之下令城中曰近日孫劉搆  
逆支黨伏誅良善一無與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留不同  
心者各任所之敕戒城門不復相禁于是趙人百里內悉入  
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人不爲己用頒令內外趙人斬一  
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級武官立拜牙門一日之中  
斬胡首數萬人閔親率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  
斬之胡人死者二十餘萬于時有高鼻多鬚者無不濫死尸

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

人爲將帥者誅之太宰趙庶太尉張舉中軍將軍張春光祿

大夫石岳撫軍將軍石宣武衛將軍張季及諸公侯卿校龍

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汝陰王琨奔據冀州撫軍將軍張沈

據滏口張賀度據石瀆建義將軍段勤末杯之子據黎陽宣南將

軍楊羣據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蘭之子據陳留姚弋仲據混

橋蒲洪據枋頭眾各數萬皆不附于閔王朗麻秋自長安赴

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人朗奔襄國秋帥眾奔蒲洪

姚弋仲子曜武將軍益武衛將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灑

頭弋仲帥眾討閔軍于混橋汝陰王琨及張舉王朗率眾七

萬伐鄴閔帥騎千餘拒之戰于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

所向摧陷斬首三千級琨等大敗奔歸冀州閔與李農率騎  
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鑿密遣宦者齎書召撫軍張沈等使  
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鑿殺之誅虎孫二十  
八人盡殪石氏鑿在位一百三日虎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  
妾數人奔京師救收付廷尉俄而斬之于建康市虎十三子  
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讖言滅石  
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虎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  
終爲閔所滅始勒以晉成帝咸和三年歲在戊子僭立二主  
四子凡二十三年以晉穆帝永和六年歲在庚戌滅

春秋卷第十八終

後趙錄九

春秋卷第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閔

石閔字永曾小字棘奴虎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乞活陳午獲瞻時年十二長而勇悍便弓馬臨陣不顧勒奇之曰此兒壯健可佳命虎子之驍猛多力所向無前厯位將兵都尉左積射將軍封西華侯高侯之戰敗死于陣閔時甚幼聰慧異常臨事果銳虎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過人拜建節將軍徙封修成侯厯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虎之敗于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

振晉永和六年閔既殺鑿司徒申鍾司空郎闔等四十八人  
共上尊號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辭閔曰吾屬故晉人也今  
晉室猶存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表迎晉天  
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進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  
晉氏衰微遠竄江表豈能總馭英雄混一四海乎閔曰胡尚  
書之言可謂識機知命矣于是僭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  
內殊死已下改元曰永興閔欲滅去二石之號下令曰孔子  
曰死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國繼趙李讖書炳然且德星

鎮衛宜改國號曰魏

一作衛

復姓冉氏

一作易姓李氏

追尊祖隆元皇

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爲皇太后妻董氏爲皇后子  
智爲皇太子封子胤爲太原王明爲彭城王裕爲武興王以

司馬李農爲太宰領太尉錄尙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爲縣公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赦諸軍屯皆不從新興王祗聞鑿之死僭稱尊號于襄國改元永寧以汝陰王琨爲相國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以姚弋仲爲右丞相親趙王待以殊禮夏四月祗遣汝陰王琨及張舉王朗將兵十萬伐魏閔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胡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應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并尙書令王謨侍中王衍及中常侍嚴震趙昇等五月晉盧江太守袁真攻魏合肥執南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六月汝陰王琨率眾伐鄴進據邯鄲祗鎮南將軍劉國自繁陽會之閔遣衛將軍王泰率兵迎擊琨眾敗績死者萬餘人琨歸邯



鄴劉國還屯繁陽秋八月符健率眾自枋頭入關與張賀度  
段勤劉國靳豚等會于昌城將共攻鄴閔遣尙書左僕射劉  
羣爲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十二萬次  
于黃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蒼亭賀度等大敗死者  
二萬八千人追斬靳豚于陰安鄉盡俘其眾振旅而歸閔戎  
卒三十餘萬旌旗鉦鼓縣亙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也  
閔至自蒼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授任儒學後門多  
蒙顯擢于時翕然方之爲魏晉之初遣使備禮徵隴西辛又  
謚謚字處道少有志尙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爲時楷法性  
恬靜不妄交遊長安旣陷沒于劉聰聰拜爲大中大夫不就  
勒虎之世竝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日頽然高邁視榮利蔑

如也至是閔復徵之謚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  
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  
往而不返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于山林之  
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耶是故不嬰于禍難者非  
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爾謚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  
致高則危累棊是也君王功已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  
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  
廉享喬松之壽永爲世輔豈不美乎因不食而卒冬十一月  
閔率步騎十萬攻祗于襄國署子太原王胤爲大單于驃騎  
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之爲麾下光祿大夫韋謏諫曰今降  
胡數千接之如舊誠是招誘之恩然胡羯本爲讐敵今之款

附苟存性命爾或有刺客變起須臾敗而悔之何所及也古  
人有言一夫不可狃而况千乎願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深  
思聖王包桑之誠也閔志在綏撫銳于澄定聞言大怒遂誅  
之并殺其子伯陽

永興二年春正月閔攻圍襄國百餘日爲土山地道築室返  
耕祇急迫大懼乃去皇帝之號改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  
于慕容儁許送傳國璽中軍將軍張春請救于姚弋仲三月  
汝陰王琨自冀州救祇弋仲復遣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

聶

一作隔

頭儁遣將軍悅綰率騎三萬至自龍城三方合勁卒

十餘萬閔遣車騎將軍胡睦拒襄于長蘆將軍孫威拒琨于  
黃邱兵皆敗績士卒畧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將

出擊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平外救雲集若我出戰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勢

一作銳

徐伺其釁而擊

之且陛下親臨行陣如失萬全則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爲陛下滅之閔將止道士法饒進曰陛下圍襄國經年無尺寸之功今賊自至又避不擊將何以使將士乎且太白入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眾者斬乃悉眾出與姚襄戰琨及悅縮適以兵至去閔軍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揚塵閔軍望之恟懼襄琨縮等三面攻之祇衝其後閔軍大敗潛還襄國行宮與千餘騎奔鄴降胡粟特康等執大單于崩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祇盡殺之司空璞尙書令徐機車騎將軍胡睦侍中李紱中書監

盧諶少府王鬱尙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者凡十餘萬人于是人物殲盡盜賊蜂起司冀大饑人自相食時閔已潛還人無知者內外兇兇訛言閔已敗沒射聲校尉張艾請閔親郊以安眾心閔從之訛言乃息遂誅法饒父子支解之初閔之爲丞相也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所徙青雍幽荆四州之民及氏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法禁不行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饑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三三諸夏紛亂無復耕者閔悔之追贈韋謏大司徒時段末波之子立義將軍段勤鳩集胡羯得萬餘人保在人山自稱趙王閔遣將擊敗之徙于繹幕祇遣其將劉顯帥眾七萬攻鄴次于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衛將軍王泰欲與

之謀秦恚前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宮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耶要將先滅羣胡却斬王泰乃盡眾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遣使請降求殺祇以自效閔振旅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泰夷其三族夏四月劉顯殺祇及丞相樂安王炳太保張舉太宰趙庶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送質請命閔拜顯大將軍大單于單州牧祇炳皆虎之庶子也驃騎將軍清河王奭奔栢人閔命焚祇首于通衢五月祇兗州刺史劉啓以鄆城歸晉秋七月劉顯復率眾攻鄴閔擊敗之八月閔兗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張遇荊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晉平南將軍高棠征虜將軍呂護執洛州刺史

鄭系以河歸晉慕容彪攻陷中山殺閔寔北將軍白同幽州  
刺史劉準降燕趙郡太守李邽亦以郡降燕時有雲黃赤色  
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趙故將  
周成屯廩丘高昌屯野王樂立屯許昌李厯屯衛國皆相次  
歸晉是年魏昭成帝什翼健謂羣下曰石胡衰滅冉閔肆禍中  
州紛擾莫有匡救吾將親率六軍廓定四海乃敕諸部各帥  
所統以俟大期諸部大人諫曰今中州大亂誠宜進取如聞  
豪傑竝起不可一舉而定若或留連經歷歲稔恐無永逸之  
利或有虧損之憂乃止

永興三年春正月劉顯僭帝號于襄國率眾伐常山常山太  
守蘇彥告急于閔閔留大將軍蔣幹等使輔太子智守鄴親

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宣以棗強降閔收其  
餘眾擊顯敗之于常山追奔至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  
爲內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  
遷其民于鄴汝陰王琨以其妻妾奔晉斬于建康市石氏遂  
絕顯領軍將軍紀路率眾千餘斬關奔枋頭三月閔旣克襄  
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立義將軍段勤聚胡羯萬餘人保  
據繹幕自稱趙帝夏四月甲子慕容儁已克幽薊畧地至冀  
州閔率騎擊之與慕容恪遇于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閏車騎  
將軍張溫諫曰鮮卑乘勝氣勁其鋒不可當且彼眾我寡宜  
請避之以溢其氣俟其驕惰然後濟師以擊之便可擒一作捷

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



人謂我何司徒劉茂特進郎闔相謂曰吾君此行必不返矣  
吾等何爲坐待戮辱皆自殺閔素有勇名所將兵又精銳燕  
眾憚之進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  
者五千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  
行千里閔左仗雙刃矛右執鈎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  
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俄而燕騎大至從旁夾擊  
大破之圍之數周閔眾寡不敵躍馬潰圍東奔二十餘里朱  
龍忽斃爲恪所擒殺僕射劉羣并執董閏張溫等送之于薊  
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  
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尙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作  
帝王耶儁怒鞭之三百復送之龍城閔子操奔魯口五月慕

容評率眾攻鄴劉寔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晉陽蘇彥棄常  
山奔新興鄴中大饑人相食虎時宮人被食畧盡冉智尙幼  
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歸晉且乞師于西中郎將  
謝尙時晉建威將軍濮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于棘津止猗  
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還鄴復命幹謂尙已敗慮不能  
救己猶豫不許六月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餘人入鄴登  
三臺助戍譎之曰今凶寇在外道路梗澁璽亦未敢送也須  
得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耳卿且出以付我天子聞璽已在  
吾所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以爲然出璽  
付之施因宣言使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馳還枋頭尙遣振武  
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秋八月長水校尉馬願

龍騰將軍田香開門降評施融蔣幹懸縋而下奔于倉垣評  
送閔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監聶熊司隸  
校尉籍巖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于薊尙書令王簡左  
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皆自殺辛卯閔至龍城告魔虢廟斬  
于邊陲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會大旱蝗蟲大起自五月  
不再至于十二月僞謂閔爲災遣使祀之諡曰武悼天王其  
日大雪是歲永和八年也

後趙錄十

春秋卷第二十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石肇

石肇勒之昆弟也勒既貴顯肇在軍中不能自達軍士共送詣勒勒哀之拜建威將軍以肇無才力每高選參佐輔之或輔補爲聘廣川劉典兄女甚懼之後拜長樂太守治官每入門動稱劉教可爾不可爾時人以爲噍謠

石堪

石堪本田氏子數有戰功勒養以爲子冒姓石氏太和三年封彭城王弘嗣位虎總攝朝政府僚舊佐悉居禁要太后劉氏謂堪曰先帝甫爾晏駕丞相便相陵藉如此恐皇祚之滅

一六國春秋卷二十  
殆不復久真可謂養虎自害者也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  
舊臣皆被■斥軍旅不復由人宮省之內無所措籌臣請出  
兗州據廩邱挾南陽王恢爲盟主宣太后令于諸牧守征鎮  
令各率義兵同討暴逆庶幾猶有濟也劉氏曰今事急矣便  
可速發恐事淹變生堪許諾乃微服輕騎襲兗州失期不克  
南奔譙城虎遣其將郭泰追擊之獲于城父送之襄國炙而  
殺之

石生

石生勒之養子也爲衛將軍司州刺史轉雍州刺史領兵三  
千鎮洛金墉城太和三年封河東王勒死虎專擅朝政生殺  
子奪悉自操之生乃起兵關中以討虎爲各自稱秦州刺史

虎遣前鋒大都督石挺擊之生遣將軍郭機帥鮮卑部眾二萬爲前鋒來拒自統大軍爲之後繼進次蒲阪機與挺戰于潼關挺敗死虎退屯澠池鮮卑密與虎通因進擊生生時據蒲阪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長安虎進師入關攻圍長安生不能守乃去長安欲至隴上士卒盡散遂入雞頭山爲其部下所害山在鄠縣東

### 石聰

石聰本晉人也冒姓石氏仕勒爲汲郡內史先是石生攻晉將郭誦於陽翟生敗退守康城聰馳救之俘虜二千餘人進攻壽晉不克遂克遂適阜陵掠五千餘人而還有功拜奉車都尉及弘嗣立聰與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詣晉請降晉

司馬孔坦與聰書曰華狄道乖南北迴邈瞻河企宋每懷饑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兇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艱旣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黎波散誓命戎狄之首跼躅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永歎痛心疾首天罰旣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共歎矜哀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惟虎是討彭譙使至粗具動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已何知幾之先覺介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爲寵將亦何賴聞之者或猶有悼況身嬰之不能憤慨非

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關右之眾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爲國前驅雖竇融之保河西黥布之破項羽比諸古人一作今未足爲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鈎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況二三子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戒嚴水陸齊進熊羆踴躍齧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嗟何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爲行李之主區區之衷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惟將軍圖之因遣督護喬球將兵救聰未至虎追擊之爲虎所殺

石遂



石邃字大淵小字阿鐵虎之長子母鄭氏所生也少而雄慧  
及長驍勇虎深愛之勒署爲左衛將軍都督中軍事遷征東  
將軍轉冀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封齊王及弘嗣位虎爲丞相  
魏王拜邃爲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督中外諸軍大  
將軍錄尚書事虎僭稱天王冊立爲天王皇太子使省可尚  
書奏事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旣養邃有深寵通賄賂預  
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因封芝爲宜城君虎每顧左  
右曰司馬家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若其不然  
吾豈有今日如朕當有殺阿鐵理否左右皆曰陛下父慈子  
孝何言至是也邃有一子在襄國佛圖澄語邃曰小阿彌比  
當得病可往迎之邃卽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太醫殷騰及外

國道士自言能治澄語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而死遂信澄彌篤遂自總百揆之後荒耽酒色驕恣無道不堪儲嗣或盤遊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媵者斬首洗血置于盤上與賓客傳其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嘗奏事忤旨虎笞責之遂甚愠恨將圖篡逆私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廣大倘發吾謀敗乃事矣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久澄將上南臺慧引衣止之澄曰事不得止旣入坐未定便起邃固留不

住所謀遂寢遂于是謂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  
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遂稱疾不視  
事潛與宦臣文武五百餘騎宴于顏別舍因謂顏等曰我欲  
至冀州殺河間公有不從者斬顏叩頭固諫不聽行數里騎  
皆逃散遂亦昏醉而歸虎聞遂有疾將往視之佛圖澄言曰  
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思澄言而止既而瞑目大言曰我爲  
天下主父子不相信乎乃遣所親信女尙書往覘之遂母鄭  
氏聞之亦私遣中人切責遂怒皆殺之虎聞大怒收顏等詰  
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遂于東宮旣而赦之引  
見于大武東堂遂朝而不謝俄頃便出虎遣使謂之曰太子  
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遂徑出不顧虎怒益甚乃廢遂爲庶

人其夜殺之并其妻張氏及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于一棺之中誅東宮黨與二百餘人廢鄭氏爲東海太妃先是佛圖澄常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不能解未幾事發其言始悟

### 石斌

石斌虎之庶子母齊氏所生本倡也以賤故不甚寵愛勒取以爲兒愛之甚重忽暴病死三日將殯勒歎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大和尚國中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乃令人告佛圖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因執斌手曰可起矣斌乃蘇活有頃平復建平元年署爲左衛將軍封太原王弘嗣位徙封章武王及虎僭稱天王諸王皆降爵爲公遂

爲章武公累遷大司馬都督邊郡幽州牧改封燕公斌淫酒  
荒獵常懸管而入羣兇湊聚因以肆暴征北將軍張賀度以  
邊防宜警屢裁諫之斌怒辱賀度虎聞大怒遣主書禮儀持  
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又欲殺賀度賀  
度嚴衛馳白先是佛圖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  
秋齊當癰爛虎不解此語卽遣諸處牧馬送還至是賀度告  
斌于虎虎勅尙書張離持節帥騎召斌鞭之二百殺其所生  
母齊氏虎彎弓稔矢自視行斌罰罰輕乃手殺五人一作澄五百  
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殺親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  
自行罰乎乃止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未幾復以爲使  
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尙書事虎旣誅宣議欲立斌爲太子張

豺諫止之乃立世爲太子進斌爵爲王尋遷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帥精騎一萬斬梁犢於滎陽東虎旣寢疾遷丞相錄尙書事與張豺等受遺輔政劉后懼斌之輔政將圖害世乃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不知虎疾遣使詐謂斌曰主上疾已漸愈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素嗜酒耽獵遂遊畋縱飲劉氏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豺弟雄等率龍騰五百人守之未幾復使雄矯詔殺之

石樸

一作璞

石樸字立真渤海南皮人晉大司馬苞之曾孫也爲人謹厚無他材藝洛陽之亂沒於石氏勒以樸與己同姓俱出河北引爲宗室寵待彌隆虎嗣立累遷侍中時虎跨據河北士馬

強盛涼州刺史張駿憚之遣別駕從事馬詵來朝辭旨蹇傲  
虎大怒欲殺詵樸曰今國家所當先除者遺晉也區區河右  
不足爲意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爲二建康  
君臣復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爲武不克爲四夷所笑不如  
因而厚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  
討之未晚也乃止虎後作役非時百姓愁苦樸又上疏言今  
者天文錯亂百姓凋敝而又大興苦役非明主惜民之所宜  
也詞甚切直虎不納冉閔之世歷位司空羌胡之亂爲軍士  
所殺

勒母王氏

勒母王氏初勒被鸞於平原與王氏相失晉大將軍劉琨得

之及勒貴後琨遣使送之于勒劉聰僭位拜勒爲上黨公進封王氏爲上黨國太夫人未幾病死潛窆山谷莫詳其所勒後備九命之禮虛葬于襄國追諡元昭皇太后

### 勒后劉氏

勒后劉氏侍中劉閏中妹復

一作別

部胡人也勒納之于胡門

美色有德寵張裨反于襄城后拔劍斬之勒賴后而濟后性敏慧多幹畧理國之務佐勒建功業有呂氏輔漢之風然嚴整婉容性不如忌尤過之也初封上黨國夫人建平元年立爲皇后勒死弘卽位尊爲皇太后虎專權擅政徙居崇訓宮劉氏憂之與彭城王堪謀徵兵討虎謀洩虎廢而殺之

### 鄭氏



鄭氏名櫻桃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在中猥妓中虎數  
歎其貌于太妃太妃給之甚見寵惑生太子邃及東海王宣  
彭城王遵虎爲魏王稱鄭氏爲魏王后及卽天王位立爲天  
王皇后太子邃旣以讒暴伏誅鄭氏遂廢爲東海太妃性甚  
讒妒先是虎拔中山聘征北將軍郭榮之妹爲妻至相敬待  
無兒鄭氏讒而殺之更納清河崔氏女鄭氏生男崔求養鄭  
不許一月猝病死鄭又讒崔謂妾多養胡子虎時踞胡牀于  
庭中大怒索弓箭崔聞欲殺之徒跪至前訴曰公勿枉殺妾  
乞聽妾言虎不聽但言促還座無預卿事崔便走去未至虎  
于後射之崔中腰而死其後虎死石氏大亂遵乃廢世自立  
尊鄭氏爲皇太后尋爲冉閔所殺

陳氏

陳氏別駕陳逵之妹也才色甚美髮長七尺虎甚嬖之遂以爲夫人寵冠後宮

春秋卷第二十終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

一作白

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

百萬言妙通玄術善解文義與諸學生論辨疑滯暗若符契無能屈者晉永嘉四年適洛陽自云四百有餘歲志弘大法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

一作經

呪役使鬼神以麻油

雜菌芝塗于掌中千里外事徹見掌中皆如面對亦能令潔齋者見之腹旁有孔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出光照于一室嘗齋時平旦臨溪從孔中引出腸胃洗濯還納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奇驗澄欲于洛陽立寺值劉曜寇

斥洛陽擾亂乃潛伏草野以觀時變石勒屯葛阪性多殘殺沙門遇害者甚眾澄憫之乃杖策詣勒大將郭黑畧畧素奉佛法澄至畧從受五戒奉弟子禮以其有道術進之于勒勒試之果驗甚重之于是中州胡晉悉來奉事時有痼疾世莫能治澄爲醫療應時瘳損陰施默益不可勝紀勒欲試澄夜冠胄衣甲執刀而立遣人告澄曰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潛避畧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報云不知所之旣而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之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之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

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  
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  
澄曰今當勅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  
故相問耳澄曰此是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  
今往勅語取水水必可得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  
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坼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  
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  
長五六寸隨水來出諸人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  
有頃水乃大至隍塹皆滿澄閉目端坐歎曰後三日當有一  
小人驚動此下旣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旣小且驕輕弄鮮  
卑奴奴忿抽刀刺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室便

欲加手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則共死于此內外  
驚愕莫不往觀勒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爲  
善事此法一聞方爲後患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奴  
逆殺兒而死時劉聰死曜襲僞位遣弟中山王岳來攻勒遣  
石虎率眾拒之大戰洛西岳敗退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澄  
時在襄國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忽歎曰劉岳可  
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勒  
旣平曜稱趙天王行皇帝事石葱將叛澄誡勒曰今年葱中  
有蟲食之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無得食  
俄而石葱叛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勒  
諸子多送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親詣寺灌佛爲兒

發願勒死石虎廢弘自立徙都鄴城尤傾心事澄乃下書曰  
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顧何以旌德從  
此以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引見常侍御史悉助舉  
輿升陸太子諸公扶翼而前主者唱大和尚坐者皆起以彰  
其尊勅司空李農朝夕問候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  
敬焉

一云尊敬  
莫與爲比

時支道林在京師聞之乃曰澄公其以季龍

爲海鷗鳥耶時澄止鄴城內寺中弟子徧于郡國嘗乘板輦  
于大水上坐遣弟子法常至襄國會法佐從襄國還相遇于  
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入見澄澄  
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  
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易幽獨者敬慎之本爾不識



乎佐愕然愧謝于是國人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尙知汝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後郭黑畧將兵攻長安北山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眾僧祝願澄又自祝願須臾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祝願有頃曰脫矣畧還自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畧得其馬故得走免推檢時日果驗晉軍出淮西隴北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贖曰吾奉佛供僧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明旦澄入見曰陛下前身係爲大商經罽賓寺時設大會會有六十羅漢吾其一也有得道者曰此檀越報盡當受雞身乃王晉地今陛下爲天

子豈非奉法供僧而致耶疆場侵噬有國之常何爲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乃悔謝澄嘗遣弟子向西城市香旣行澄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呪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于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去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違戒殺生忍違佛戒澄曰帝王事佛在恭儉慈仁顯暢法道不爲暴虐不殺無辜至于兇愚無賴化之不悛者其可不罰乎但殺不可濫刑不可不恤身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佛無解禍殃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興福祚方遠虎雖不能從而爲益不少尙書張良張離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

曰事佛在清淨無欲慈矜爲心君雖崇飾寺塔而貪吝未已  
游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離等後  
被殺戮黃河中舊不生鼃忽有得者以獻澄見而歎曰桓溫  
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後果如言澄嘗與虎共升中堂

一作

臺澄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嘆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

虎遣驗之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  
頗有酒氣建武十四年冬十一月澄還寺視佛象曰悵恨不  
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  
一月乎自答不得遂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  
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及其未亂先從去矣卽遣人辭虎曰  
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燄幻之軀化期已及旣荷恩殊重

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忽爾告終卽自出宮詣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無由增損但道重行全德貴不怠苟德行無虧雖死如生違而獲延非其所願然意有未盡者國家心存佛理建寺度僧當蒙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永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先是建武十一年虎造紫陌浮橋于漳水上爲澄先造生墓于紫陌至是虎悲慟嗚咽知其必死卽爲鑿壙塋墳十二月八日戊子卒于鄴宮寺百官皆來殯殮以澄生所服錫杖銀鉢內置棺中爲其理石作棺葬之爲之立祠後天大旱虎詣澄祠日稽顙曝露其日有二白龍降于

祠下于是雨沛千里後有沙門自雍州來見澄入關又郭門  
吏報曰見澄攜一履去虎命掘冢視之惟有一履與一石而  
無尸虎大惡之歎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其能久乎因而遇  
疾明年虎死石氏大亂

### 單道開

單道開姓孟燉煌人也少懷棲隱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  
不著不畏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臥絕穀餌栢實栢實難得  
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  
椒如此七年阜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  
日早至性好山居而山樹諸神或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建  
武十二年從西而來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彌

年十四稟受教法行亦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  
有高士入境虎勅州郡有異人至卽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  
秦州刺史上表送開至鄴虎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初止鄴  
西沙門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于房內造重閣高八九  
丈于上編營爲禪室如十斛羅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開  
皆以惠施于時人士皆來諮問開都不言乃爲說偈云我矜  
一切苦出家爲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糧粒難  
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開日服鎮守藥數丸  
大如桐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  
自云能療目疾石韜就之治療著藥小痛韜甚憚而終得其  
效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

興衰若去者當有大災至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渡許昌虎  
子弟相殺鄴中大饑至晉升平初遂往建業後至南海入羅  
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尸  
置石穴中弟子乃移石室有康泓者昔在北間聞弟子敘述  
開在中山每有神仙去來遙心敬悒及從役南海親與相見  
側席鑽仰稟聞備至廼爲之傳讚曰蕭哉若人飄然絕塵外  
軌小乘內暢法身立象暉曜高步是遵一作臻殮茹芝英流浪  
岩津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  
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尸骸如生香火瓦器猶  
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耳乃爲之讚曰物儻招  
奇德不孤立遼遼幽人望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遺履

在林干載一襲

道進

道進佛圖澄弟子也學通內外爲虎所重一日澄遣進詣虎啓事因言及隱士事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臥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未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式干木漢美莊光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代二主四君共嘉其節將欲激勵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遠遵舜禹之德勿敦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無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卽遣軻還其所止差一家供給之進還具以



白澄澄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所懸矣

### 麻襦

麻襦不知何許人亦莫得其氏族姓名虎時在魏縣市中乞丐但著麻襦布裳人遂稱之麻襦言語卓越狀若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籍拔收詣虎先是佛圖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受立命絕歷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于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

寔立哲雖存世莫能基必頽九遊閻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  
凌雲宇會虛遊間澄與麻襦講論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  
惟得此數言推計似如數百年事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旣出  
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得便發君至合口橋可留  
見待使人如言馳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先至橋上考其行  
步有若飛也後慕容儁殺虎投屍于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  
以爲一柱殿下卽謂此也晉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爲天馬之  
應云

徐忬

徐忬東莞人仕勒爲外兵郎有女令首聰敏好學言論清綺  
雅性虛淡不樂人間從容閒淨以佛法自娛不願求聘父曰

汝應外屬何得如此女曰端心集道絕想人外毀譽不動廉  
正自足何必三從然後爲禮父曰汝欲獨善一身何能兼濟  
父母女曰立身行道方欲度脫一切何況二親耶仲以問佛  
圖澄澄曰君歸家潔齋三日竟可來仲從之澄以臙脂磨麻  
油傅仲右掌令仲視之見一沙門在大眾中說法形狀似女  
具以白澄澄曰是君女先身出家益物往事如此若從其志  
方當榮拔六親令身富貴生死大苦向得其邊仲還許之女  
便剪髮從澄及淨檢尼受戒立建賢寺澄以勒所遺翦花納  
七條衣及象鼻澡灌與之得覽羣籍經目必誦思致淵深神  
照詳遠一時道眾莫不宗焉因其出家者二百餘人又造五  
寺立精舍匪憚勤苦皆得修立虎甚敬之擢仲爲黃門侍郎

清河太守

春秋卷第二十一終

後趙錄十二

春秋卷第二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山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少好學博涉  
經史不爲章句闊達有大志一作節嘗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算

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爲中山王帳下都督非其好  
也以病免歸永嘉之際天下大亂石勒爲劉淵輔漢將軍與  
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無如此胡將軍  
者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  
後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引爲謀主動靜咨  
之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賓功居多及爲右長史

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羣臣莫及而謙虛敬  
順開襟下士士無賢不肖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肅清百僚  
屏絕私昵以身帥物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必  
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勒常嘆曰吾每臨  
大事吾意未了右侯已了及卒勒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  
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景將葬送於正陽門望  
之流涕顧左右曰天不欲成吾事耶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  
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  
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郭敬

郭敬字季子鄆人也初勒微時敬常識之厚加資贍給以衣

服東瀛公司馬騰執諸胡于山東賣充軍實勒亦在其中敬以勒託之族兄陽陽等時爲解請得免饑寒及貴後率兵襲苑鄉斬乞活李悍于上白將坑其降卒見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耶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耶因賜衣服鎧馬署爲上將軍悉赦降卒以配之尋遷荊州監軍使帥兵寇襄陽勒以驛書赦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值謀還告晉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奔于武昌敬遂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中州流民悉降于勒晉別將魏遐率其兄該部眾自石城降敬敬



毀襄陽遷其百姓於沔北樊城以戍之遂署敬爲荊州刺史

### 汲桑

汲桑平陽人一云清河貝邱人年二十餘力能扛百鈞呼聞數里時人服之常事成都王司馬穎穎之死也桑載穎棺于軍每事啓而後行與勒率馬牧人乘苑馬數百騎投公孫藩于清河藩死退還苑中更聚眾劫掠郡縣自稱大將軍劉淵永鳳元年桑又起兵趙魏上郡自稱趙王聲言爲成都王穎報仇以勒爲前驅所向輒克遂進攻鄴晉將苟晞擊敗之奔于樂陵爲乞活田甄所殺先是洛中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樵爲苟作至是而桑敗死桑嘗六月盛暑而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患不清涼乃斬扇者時軍中爲之謠曰士爲將

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衲裘不識寒暑斷他頭

### 徐光

徐光字季武頓邱人也父聰以牛醫爲業光幼好學有文才  
嘉平中王陽攻頓邱時年十三掠之而令主秣馬光但書柱  
爲詩賦而不親馬事陽怒撻之光啼哭輒夜不止左右以白  
陽陽令召光付紙筆光立爲頌陽奇之賜衣因以語勒勒授  
記室參軍光春耕服介幘青練袴褶勒如苑鄉召光光醉不  
至勒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爲牙門勒自苑  
鄉如鄴光待直愠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  
曰何負于卿而敢怏怏耶于是幽光并其妻子于襄陽國詔  
獄光在獄中註解經史十萬餘言劉曜進圍洛陽百餘日不

解勒乃赦光署爲參軍召而問之光曰曜以疲卒十餘萬圍  
堅城今以我初銳擊其衰怠其勢必舉于是勒兵四出晝夜  
兼行六日行千里至洛陽與曜大戰執之尋遷中書令領秘  
書監光嘗勸勒除虎威權以安太子勒不聽及死虎總朝政  
以私憾殺之

### 王洛生

王洛生仕勒爲部將王浚之執命洛生將五百騎送于襄國  
洛生性勇悍勒欲挫其雄豪幽之于獄洛生在獄自刺腹五  
寸肥盛不陷重以刀潰其腹出胃而死

### 李陽

李陽武鄉人也勒幼時與陽鄰居相近陽性剛愎每歲與勒

爭漚麻池共相打撲互有勝負勒既貴後召其父老悉赴襄國齒坐歡飲陽獨不來勒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孤方任之何以不來漚麻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宜仇匹夫乎乃使人召之既至引入言及平生酒酣牽陽臂曰卿雖老臂中由有力頗復與人鬪否孤往日數得卿尊拳卿亦數飽孤毒手中興書云宜陽肘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復與人鬪耶孤往日數厭卿老拳卿亦快得孤毒手因大笑賜里第一區卽日拜奉車都尉除始興太守因下令曰武鄉吾之豐沛也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

張越

張越上當武鄉人勒之姊夫也仕勒爲廣威將軍越與諸將蒲博勒親臨觀之戲言忤勒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

王謨

王謨字思賢，鬢鼻，言不清暢，容貌尪短，畧無威儀。將拜曲陽令，勒疑之，以問長史張賓。賓曰：「請試，可否。」勒從之。由是政教修明，百城尤最。出爲都部從事，守令去官者十五人。

樊坦

樊坦京兆人，仕勒爲參軍，清慎自守。擢章武內史，入辭勒。勒見坦衣服弊壞，大驚曰：「樊參軍貧甚，耶朝服何以壞？」惡至此。坦性疏朴，謬誤一作率然對曰：「頃遭羯胡無道，資財蕩盡，是以窮弊。」勒笑曰：「羯賊乃爾大膽，暴掠君物盡耶？今當相償耳。」坦大懼，流汗不敢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因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貪俗，愆而不罪。

徐龕

徐龕太山人也勇果薄行舊爲劫盜者無不歸之公行抄掠  
迅如風雨太興元年爲晉太山太守周撫叛於寒山龕部將  
于藥斬撫及朝廷論功而彭城丙史劉遐先之龕怒以郡叛  
自號安北將軍兗州刺史寇掠濟岱攻破東莞太守侯史旄  
而據其塢勒遣石虎伐之龕懼求降于晉元帝許焉旣而復  
叛歸勒帝問將帥誰可討龕于王導導以太子左衛率羊鑿  
龕之州里冠族必能制之鑿深辭才非將帥郗鑿亦表鑿非  
可使導不從以鑿爲征虜將軍征討都督督徐州刺史蔡豹  
臨淮太守劉遐武威將軍侯禮鮮卑段文鴛討之敗龕于檀  
丘龕遣使請救于勒并陳討豹之計勒辭以外難而多所邀

求遂使王步都率數百騎爲前鋒張景爲之後繼步都等淫  
暴無厭龕甚患之景至東平龕疑其來襲已也乃斬步都等  
三百餘人復詣晉求降勒大怒命景守據險要帝亦惡龕反  
覆不受其降敕豹鑒以時進討鑿猶疑憚頓兵下邳不進鑿  
遂免官以豹代領其兵豹進據卞城欲以逼龕龕復降勒時  
石虎屯鉅平將以攻豹豹乃夜遁退守下邳龕襲豹輜重于  
檀邱將軍劉寵陸黨力戰而死未幾龕復叛勒降晉勒復遣  
虎帥精騎四萬擊之龕堅守不戰虎築長圍守之城陷被執  
送于襄國勒囊盛龕于百尺樓自上擗殺之命步都等妻子  
剝而食之

桃豹字安步范陽人也少時以膽力勇騎聞于鄉里嘗攘臂大言曰大丈夫遭魏太祖不封萬戶侯位上將軍者非丈夫也時類笑之豹罵曰爾輩鼠子安知君子豹變之意乎乃入中原爲勒別將襲祖逖于蓬關獲其督護陳超遂爲十八騎之雄留守陳川故城住西臺豹事勒甚謹歷魏郡太守鎮撫都督轉豫州刺史虎僭立署爲橫海將軍累遷至太保卒

### 張樓

張樓陽平人也爲臨水長嚴政酷刑殘忍無惠時人苦之爲之謠曰陽平張樓頭如箱見人切齒劇虎狼

### 魏豹

魏豹字叔虎范陽人也累遷太山太守所在有治名豹嬖妾



先死豹後守于廩邱而妾見形與豹言論翼日而卒

### 張彌

張彌字巨秦汲郡人也永嘉中與梁臣戍武德城勒攻之城潰彌隨例當坑乃大呼曰官當活健兒何以殺也勒曰有何健兒而求活也彌曰武德西城上大呼督戰時警備嚴設使賊不入正是張彌勒笑曰降兒能爾正是奇健乃赦之以爲牙門將軍虎建武二年彌率眾一萬徙洛陽鐘簾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鐘一沒于河彌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緹牛百頭輓轡引之乃出造萬斛舟載以渡之以四輪纏輜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都

### 張謐

張謐冀州人也美姿貌幼有逸氣太守陸雲見而異之謂儔侶曰吾聞冀州多名士故不虛也仕勒爲司馬

### 裴憲

裴憲字景思河東聞喜人也父楷憲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弱冠便折節嚴重修尚儒學足不踰閫者數年陳郡謝鯤穎川庾凱皆雋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變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物累撓心其殆過之王浚假節承制以憲爲尚書郎及浚爲勒所破麾下精兵萬人棗嵩等爭詣軍門謝罪饋賂交錯惟憲及從事中郎荀綽恬然私室獨不至勒素聞其名召而讓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罰一作憲拯茲黎庶討而誅之羈舊咸歡

慶謝交路二君獨與之同惡傲威誠信阻絕防風之戮將誰  
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對曰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  
之待以賓禮勒乃籍沒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憲綽家  
止有書百餘表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聞之謂長史張賓曰  
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爲從事中郎綽爲  
參軍憲復出爲長樂太守及勒僭號遷尙書參預機事時制  
度草創憲與王波爲之撰朝儀典章文物擬于王者勒大悅  
署大中大夫進司徒憲又撰東耕儀中書令徐光奏議以東  
耕儀親耕宜改服幘勒從之虎彌加禮重憲有二子挹鼓竝  
以文才知名鼓仕虎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鼓俱豪俠  
耽酒好臧否人物與河間郝魚有隙魚竊乘鼓馬奔段遼爲

人所獲魚誣穀使己以虎當襲鮮卑告之爲備虎時適謀伐  
遼而與魚詞正合悉誅挹穀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爲右光祿  
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立  
默未嘗以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終于石氏之  
世

傅暢

傅暢字世道北地泥陽人也祖掇魏太守父祇晉右僕射中  
書監暢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以與侍者  
暢不之惜卽以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永嘉之亂遂沒于  
勒勒以爲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恆居機要勒甚器重之  
作晉諸公敘讚二十卷又爲公卿故事九卷行于世以勒建

平元年卒

續咸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敦厚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羣言高才善文論又修陳杜律明達刑書永嘉中歷位廷尉東平太守劉琨承制并州以爲從事中郎後沒于勒勒以爲理曹參軍持法詳平國人稱其清裕比之于公著遠遊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于世年九十七至虎世而死贈儀同三司

張躍

張躍字世淵清河武城人也學敏才達雅善清談勒偉其儀辨拜世子衛軍長史敕世子弘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

之

盧諶

盧諶字子諒范陽涿人也祖珽晉衛尉卿父志魏郡太守永嘉初遷尚書諶清敏有理思善屬文好莊老洛陽旣陷隨父北依并州刺史劉琨爲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爲參軍琨收散卒引魏穆帝攻粲粲敗諶得赴琨父母兄弟在平陽者俱爲劉聰所殺建興末隨琨投段疋疋碑疋碑自領幽州取諶爲別駕疋碑旣害琨尋亦喪敗時江南阻絕往投段末波于遼西流離世故二十餘年虎破遼西復爲所得以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冉閔誅石氏諶隨閔軍于襄國爲軍士所殺時年六十七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行高潔爲

一時所重每謂諸子曰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耳撰祭法註莊子及文集行于世中原喪亂公卿人士殺之殆盡惟謙與河東裴憲渤海石樸榮陽鄭系潁川荀綽清河崔悅北地傅暢中山劉羣竝淪陷非所終至顯官恆以爲辱

薛閭訓

薛閭訓字祖明樂安人也仕晉爲主簿後沒于勒任爲幽州刺史

邴輔

邴輔櫟陵人也好學多才藝巧思機智妙于當時襄國宮殿臺榭皆輔所營造勒悅之以爲材官將軍

申錄

申錄字道時爲廣昌令白鳥巢其庭樹甘露降其廳事後仕  
至三公

周延

一作周雅  
又作周承

周延仕至記室參軍初爲館陶令斷官絹數百疋下獄詔以  
八座議宥之後每設大會使俳優著帢幘黃絹單衣一優問  
曰汝爲何官枉我輩中一優答曰我本爲館陶令計二十數  
單衣正坐取是故入汝輩中以爲大笑

韋謏

韋謏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尤善著述羣言秘要無不  
綜覽先仕劉曜爲黃門郎後遂仕於虎署散騎常侍厯守七  
郡皆以清化著名徵爲廷尉識者擬之于張前後四登九列



六在尙書三爲侍中再爲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陳軍國之  
宜多見允納虎嘗微行諛直言切諫著伏林三千餘言遂演  
爲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著述及集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  
有才義然性不嚴重每徇已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嘗謂其  
子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微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爲我  
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  
耳諛慙無言時人傳之以爲嗤笑冉閔之世進位光祿大夫  
時閔拜其子胤爲大單于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諛諫曰胡  
羯皆我之仇敵今來歸附苟存性命耳萬一爲變悔之何及  
請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以防微杜漸閔方欲撫納羣胡聞  
之大怒收諛誅之其子伯陽亦遇害旣而羌胡擾亂道路交

錯閔思謏言追贈大司徒

邢嘏

邢嘏河間鄭人也隱居高尚勒頻徵不至乃聚眾數百叛勒勒攻之嘏懼來降任爲征北參軍嘏無子其姪蓋以旁宗入嗣

宣咸

宣咸隴西人仕虎至太僕卒于官後五年虎夢見咸涕泗囑其子奮曰非心慮所達也虎寤咸夢之言而有感問左右曰奮今何在左右對曰爲趙郡守于是卽擢拜廷尉轉爲太常才力不及父遂因咸夢而登列卿

郭穆

郭穆字景通北平人仕晉爲清河太守賜爵關內侯後沒于勒仕至輕車將軍

沐堅

沐堅字壁強河間人也初仕虎爲小掾稍遷至宣北將軍沛王長史石氏之亂彭城王遵廢世自立沛王冲起兵于薊將以討遵乃留堅戍幽州堅時監作水田御下苛刻百姓怨毒乃爲堅形以刃矛斫刺呪令倒斃尋而得病苦被捶割于是遂殞

張進

張進元城屠各人也爲刺奸外部都督給事舉刺不避豪右軍中憚之號曰張霹靂

趙明

趙明字顯昭南陽人也虎攝位拜爲尙書及誅勒諸子明諫曰明帝功格皇天爲趙之太祖安可以絕之虎曰吾之家事幸卿不須言也以直言忤旨故十年不遷貞固之風時論常比之蘇則

孟卓

一作趙孟卓

孟卓字君偉廣平人也少修清苦之操有一單裳十年不澣雖處困厄晏如也仕勒爲右執法郎

劉羣

劉羣字公度中山魏昌人晉太尉廣武侯琨之子也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爲偏軍將軍數從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

眾心及琨被害與從事中郎盧諶等依末波虎滅遼西羣與  
內弟崔悅及盧諶等同時陷沒虎皆優禮之署羣爲中書令  
累遷秦州刺史尙書左僕射冉閔僭立加行臺都督尙書左  
僕射如故閔敗爲燕所執遂遇害羣從弟啓啓弟述與羣俱  
在末波中後亦竝沒于虎虎以啓爲尙書僕射後歸仕晉從  
中軍殷浩北伐爲姚襄所陷述爲虎侍中隨啓歸晉拜驍騎  
將軍

王安

王安本胡人也在雍邱祖逖甚愛之謂安曰石勒是汝種類  
厚資遣之遂仕勒爲左衛將軍約後爲勒所殺安乃歎曰豈  
可使祖士稚無後乎乃往觀刑竊取逖庶子道重匿之及石

氏亡復歸江南

陳武

陳武字國武本胡人育于臨水令陳君陳君奇之起議欲易其故字武長跪自啓曰里語有之亭都鼠數聞長者謂今當易字實有私心嘗聞長卿慕藺相如之行故字相如往往鄉里久聞故老之說稱漢使蘇武執中守志不服單于流于漠北擁節牧羊寄秋雁以訴心因行雲而託誠高山仰止意竊慕之陳君嘉其志遂名之曰武又欲令字仲顯其本是胡人而勒虎諱胡曰國因字之曰國武

劉光

劉光安定人也一云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云從

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爲李氏

一作子楊

遊于鄠縣爰赤

眉家頗見其妖怪事微有驗赤眉敬信之妻以二女轉相扇

惑京兆樊

一作緩

經竺龍嚴謀謝樂子等眾至數千人聚于杜

陽山僭稱大皇帝建元龍興赤眉與經爲左右丞相龍謀爲左右大司馬樂子爲大將軍虎鎮西將軍石廣擊斬之光頸無血十餘日面色無異於生

### 解飛

解飛不知何許人仕虎爲尙方令侍中御史機巧若神妙思奇發虎至性好佛眾巧奢麗不可勝紀飛嘗爲虎作檀車廣丈餘四輪作金佛像坐于車上九龍吐水灌之又作一木道人恆以手摩佛心腹之間又十餘木道人長二尺餘皆被袈

娑繞佛行當佛前輒揖禮佛又以手撮香投爐中與人無異  
車行則木人行龍吐水車止則止又有指南車及司理車又  
有春車木人及作行碓于車上動則人蹋碓行十里成米一  
斛又有磨車置石磨于車上行十里輒磨一作斛此車皆  
以朱彩爲飾唯用將車一人車行則眾巧竝發車止亦止皆  
飛輿尙方令朱猛變所造虎以其構思精微賜飛爵關內侯  
賞賜甚厚虎後又納飛言于鄴正南投石于河以起飛橋功  
費數千萬億橋竟不成役夫饑甚乃止

孫輝

孫輝字光休晉中書令顓之少子也顓避地河朔邑居武遂  
生輝輝仕虎射聲校尉其子緯字元文幽州都督緯生周字



季冶後燕高陽王文學輝兄烈避趙王倫之亂徙居昌黎遂稱昌黎孫氏烈生岳仕前燕侍中歷幽州刺史右將軍

郭機

弘傳作權

郭機鄆譚部人也初降于勒勒問曰卿若得吾者當殺吾否機曰若登時得至尊必殺不疑也勒曰卿健兒也引爲參軍與共言事後爲河東王生前鋒將軍率鮮卑涉瑣部眾二萬擊虎與虎將石廣戰于潼關廣等敗績旣而鮮卑密通于虎生遂敗死機將餘眾據上邽歸晉

麻秋

麻秋太原胡人也仕勒爲征東將軍虎世爲涼州刺史率眾伐涼互有勝敗秋植性虢險鴆毒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

來啼聲遂絕冉閔之亂率眾奔鄴秦苻洪使子雄迎擊獲之  
以爲軍師將軍因宴鳩洪爲秦世子健所殺

張才

張才鄆譚部人也善碁博蹴鞠鬪雞諸伎身長八尺飲酒石  
餘不亂厯位殿中將軍冀州刺史義陽王鑒殺遵自立復欲  
殺閔乃使才等于夜刺之不克被執斬于中華門

蔡裔

蔡裔仕虎振武將軍少有武力呼聲若雷嘗有盜入室裔撫  
牀一呼賊眾皆殞時人憚之

晉師人戰之

晉師人戰之晉師人戰之晉師人戰之晉師人戰之晉師人戰之

晉師人戰之晉師人戰之晉師人戰之晉師人戰之晉師人戰之

春秋卷第二十一終

晉師人戰之晉師人戰之晉師人戰之晉師人戰之晉師人戰之